

中华野史

太平天国战记

（清）罗猷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太平天国战记

(清) 罗惇融 著

洪氏以匹夫起兵，播荡天下之大半，垂二十年，其间可纪者多矣，而事迹阙然。征之纪载，类皆耀清室之武功，盖采诸官书。且大难削平，亦颂德之常例也。忠王李秀成供词数万言，曲折备具，然多经当时改窜，去其触犯及短官军者，舍此更无足重焉。夫果摧枯拉朽，不足抗天讨，则何为相拒十数年，竭天下之力，仅乃平之？然献不足征，则来者何述？王闿运《湘军志》，于曾氏多贬词，尚有毁其书者，况于洪氏者之记述乎？今已易代，无复忌讳，宜若有信史出焉。特无成本据依，则搜采费时，且难征信。永州杨时百宗稷，以韦以成所撰《天国志》相授。以成为北王韦昌辉嫡子，昌辉败，以成逃之皖之宣城，迄金陵倾覆，忍痛覲述，秘之铁函，比于心史。其志可哀，而其事可据。传之其子师洛之手，今师洛出以示人。其述太平天国事，皆直笔，至详备，庶乎足以备史材矣。然词繁猥而不文，虑不足以行远，辜作者传信之盛心。若仅取一鹖，则全篇可惜。乃奋发自撰述，尽取其事迹，而行以吾之文词，削其事之繁碎，存者犹十之八九焉。文减数千言，而事则既详赅矣，易名曰《太平天国战纪》。盖太平天国为一名词，曰战纪者，始终皆述战事，盖纪实也。或疑载笔者为昌辉之嫡子，何于昌辉显暴其恶，不留余地？吾亦以是致疑，或者椎心于国亡，乃不忍于曲笔，羽渊抱痛，遵海无方，遂忍而出此耶？吾但求洪氏之信史足矣。特与前人诸记，据其为谤书，为信史，非所敢断，并存焉尚足以资考证，亦大雅所乐闻也。文成匆遽，未暇取旧记互校之，时地人名，虑不无舛误。或期诸达者，或俟之异时，更理正之。癸丑十一月，顺德罗惇龢并志。

洪秀全起兵粤西，先与中表冯云山共说杨秀清，秀清约其

妹夫萧朝贵同说乡绅韦昌辉。昌辉偕行，说富人石达开。六人共誓生死，立会召众，势甚盛。时水寇罗大纲，有众千余人，掠永安州，败遏胡以光，秀全在焉。以光劝归秀全，官捕秀全急，乃起兵于桂平之金田村，时道光二十九年某月也。张嘉祥方为盗魁，造秀全，语不合，去掠浔州据焉。广西提督向荣，都统乌兰泰、赛尚阿，方击嘉祥，未暇及秀全，秀全众益盛。嘉祥败，降向荣，改名国梁，移师击秀全，屡败，永安陷焉。秀全称天王，而杨秀清、萧朝贵、冯云山、韦昌辉称东、西、南、北四王，石达开称翼王。乌兰泰等军围之数重，罗大纲突围出，乌兰泰逐之，败歿。大纲假乌军旗赚桂林守军，语误不得入，攻月余退，陷兴安县，屠全州。道州举人胡孝先，谒秀全永安，疑为谍，系之。孝先于狱草檄数千言，暴清廷恶甚至，秀全方求文士，得孝先檄大喜，释之，与论大计。孝先曰：“关中天府之国，周秦之所以兴，欲争天下，必先取咸阳，然后出山右，定燕蓟，天下可传檄定也。”秀全置诸左右，宠甚至。秀清忌之，值退兵永安，杀诸道，以陷敌闻。秀全甚悼焉。

秀全移全州军攻长沙，未至，南王冯云山阵歿。秀全哭之恸曰：“天不欲吾定天下耶？何夺吾良辅之速也？”云山能谋善断，多所规画，秀全深倚之。云山歿，移攻道州，陷江华、永明，四王皆壁彬州、茶陵。萧朝贵率李开芳、林凤祥攻长沙，江督陆建瀛师溃，朝贵军压城而阵，黄袍立城下，中弹歿。秀全哀恸，自率全师逼长沙，三月不下。向荣、赛尚阿自外围之急，食几尽，夜造浮桥渡江逸去。陷益阳，获民船千余艘，渡洞庭湖，陷岳州，拔汉阳、武昌，中原大震。初，秀全议取常德，趋汉中，袭咸阳，出山右以规燕蓟，从胡孝先之遗策。比陷武汉，乃命石达开将罗大纲、李开芳、林凤祥取蕲黄，顺流陷九江、安庆，皆唾手下。秀全欲弃安庆、九江，出襄樊，逼

潼关，以取长安。括财赋入武汉，又虑载重行缓，为清军逼，潼关坚不易拔。乃仍顺流图金陵，陆建瀛弃师遁，城攻七日而下，时咸丰二年二月也。建瀛吞金死，秀全欲趋江北，图汴，定都洛阳，渡黄河以困燕都。或进言明祖亦席金陵以有天下，宜先建国，畀天下知趋向，秀全纳之。群下上尊号，改金陵为天京，改元太平天国，柴燎上帝，大赦。妻赖氏为皇后，子真福为太子。设六官，立学校，进秀清为左辅、正军师、东王、录尚书事；昌辉为副军师、北王；石达开为前军主持、翼王；胡以光为春官正丞相，兼平东将军；罗大纲为冬官正丞相，兼平西将军；赖汉英为夏官正丞相，兼荡寇将军；李开芳为地官正丞相，兼平北将军；林凤祥为天官正丞相，兼平南将军；余文武封赏有差。开科取士，试者二万余人，状元王弢。军制：每军一军师，统五师帅；一师帅，统五旅帅；一旅帅，统五百长；一百长，统十司马；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。李秀成、李世贤、林绍璋、林启容、白辉怀各统一军。军帅上有监军总制，将军、指挥、检点、丞相。丞相为一品，下至旅帅，皆武职。县为令，州为牧，府为太守。行省文武将帅各一，文方伯，武主将，佐将副之。

韦志俊陷大冶，陈玉成方为粮官，清军逐志俊急，玉成率粮卒助战，因胜焉。志俊嘉其能，分兵授之，屡捷，遂为大将。罗大纲将本部掠京口、扬州、天门、六合，进攻庐州。胡以光以本部出和州、含山、巢邑，与大纲会，遂拔庐州。合师攻英、霍、黄梅，皆下之。大纲渡江，攻克浔阳，林启容留守，上掠彭泽，以达武昌。以光攻克黄州，下汉阳，韦志俊留守。林绍璋溯流取巴陵，渡洞庭，攻湘潭，败焉，削职居武昌。大纲、以光屯鄂。石达开出无为、庐江、舒城，据六安，下桐城，遂破安庆。赖汉英取句容、溧水、太平、芜湖、繁昌、南陵、池

州。杨宜清、辅清出溧阳，破徽州，黄文金留守。古隆贤、赖文鸿破宣城、宁国、铜陵。咸丰四年甲寅二月，达开使汉英攻豫章，所过湖口、吴城皆下。达开掠抚州、饶州、广信、建昌、宁都，并下十三州，惟吉赣未破。合攻豫章，久不下。曾国藩来援，汉英退，国藩逐之，收吴城、湖口。国藩逼浔江，秀清征汉英，汉英畏罪弃室遁。三月，宜清、辅清图闽浙。

先癸丑秋，召罗大纲入议，图河北。大纲曰：“欲图北必北定汴，车驾驻汴，军乃渡河。否则先定南九省，无后顾之忧。然后三路出师湘楚，一出汉中，疾趋咸阳，以至皖豫，而达金陵；一出徐、扬，席卷山左，咸阳既定，乃出山右，会猎燕都，虽诸葛不能御也。若悬军深入，犯险无后援，臣不敢奉诏。且既都金陵，宜多备战舰，精练水军，然后可战可守，若待粤之拖累已临长江，则运道梗矣。今宜先备木筏，堵江以待战舰之成，犹可及也。”秀清方专权，不纳，以大纲老怯，乃命李开芳、林凤祥率兵五万北犯。秀全诏之曰：“师行间道，疾趋燕都，无贪攻城，糜时日。”大纲语人曰：“天下未定，乃欲安居此都，其能久乎？吾属为虏矣。”

开芳攻颍川，旬日未下，去之。攻汴梁，亦旬日未下，遂渡黄河，皆行间道。时隆冬，南兵不习寒，耳鼻冻裂，师止即炽火，溃烂者十六七。抵天津，甚惫。僧格林沁迎击，大败之，退屯商州。凤祥出募兵，僧王决黄河水灌之，城不没者三版，一军皆哭。开芳衣黄袍张伞乘筏而出，僧王擒杀之，尽坑其卒。凤祥闻败，截须匿地穴中，亦搜杀之。

秋，罗大纲、胡以光援浔江，夜以舟实芦苇燃之，鸣锣数百，犯国藩军。国藩惊醒，烛江尽赤，弃舟遁，焚其船百余艘，浔江围解，遂援庐州。多隆阿、都兴阿拒战败走，庐州围解。以光进爵豫王，兼大丞相；大纲进爵沛王，兼大丞相。

秀清权威日盛，国中惟知东王，不知有天王也。百官皆趋秀清府，天王深居，以时朝而已。章奏必先达秀清乃上，军政概不以闻。秀清教令，称金谕，每谕至，大吏、将帅于十里外列案跪迎，焚香诵，否则干重谴，阃外皆置监。喜石达开而恶韦昌辉，昌辉曲事之。秀清益骄。昌辉导以宫室声伎之奉，穷极奢丽，妃妾数百，昼夜淫佚，执役皆好女。造龙车置楼上，使侍妾裸曳之。久乃不能入，昌辉榜四方，为求医，能愈者爵高官。秀清向昌辉道所苦，昌辉则泣下，秀清益德之。出入仪卫拟于乘舆。舆置一榻，四宝座，二竖入侍，舆夫三十二，皆衣绣极丽，青白二龙前驱，称九千岁，日夜必演剧为娱。咸丰五年乙卯，官文、胡林翼之军围鄂急，秀清命胡以光将兵五万赴援，未至而武昌陷，秀清罪以光，削其王号。秦日昌封燕王，秀清摘其短，亦削其爵。以光愤郁病发，与林翼战于江夏，林翼败，以光卒于军。韦国宗代将，复与林翼战，败之，复据武昌。军中有韦国宗三打湖北之称，以功加右军主将。

咸丰六年丙辰，向荣、张国梁破句容，遂围金陵，压朝阳门六十余垒。秀清征沛王罗大纲，将四丞相李秀成、陈玉成、陈仕章、涂镇兴拒战，败之。大纲搏向荣垒，飞弹伤足，养疾金陵城中。秀成等屡战，互有胜败。向军既久困金陵，秀清急欲行篡，忌大纲，乃使医置毒杀之。大纲多谋善战，识大体，与秀成为刎颈交，自金田起兵至金陵，屡克大郡，不屠城，不杀降，爱士卒如子弟，用其谋无不中，功最高，为秀清害，人争惜之。京口守将吴海孝、李世贤，为张国梁、和春所迫，秀清命李秀成等四丞相援之。秀成欲令一人由江而潜入京口，出兵夹击，诸将无敢应者。陈玉成曰：“事急矣，吾当自行，公任其外，吾任其内。”乃夜乘小舟，潜越敌水寨，无觉者。既入，纵兵击国梁军，秀成凭高见城中兵出，遣镇兴、仕章当敌，

而自率奇兵绕国梁军后，痛击之。国梁大败走。京口围解。和春军丹徒，秀成合京口兵击之，和春败走。乘胜渡瓜洲，攻扬州之扑树湾，一战而扬州陷。秀成令汝孝将扬州军实置京口。周胜坤守汤头旧营，为清军吉某所破。后路既阻，乃欲由六合通江浦、浦口以还金陵，国梁军阻之。秀成回师疾渡南徐，猝击汤头，破之，吉某自杀，连破十余营。国梁回救，已无及矣。秀成以扬州孤悬江北，留镇不便，遂弃去。秋八月抵金陵，秀清檄击向荣军，秀成与玉成入谒，言向军久屯垒坚，不易猝拔，不如奇兵出溧水至句容，断其粮道，不击自溃，秀清不许。秀成出，乃激励将士，进兵击丹徒，张国梁以兵三万驰救，秀成大破之。翌日，攻向荣军后路，而达开之兵适至，夹攻之，肉薄搏垒，向军大溃，退屯丹阳，尽夺向垒。论功加秀成合天侯，玉成成天侯，其余封赏有差。达开加大将军，仍率兵入闽，为宜清援。秀清忌达开，不欲逼已也。秀成、玉成追击向荣、张国梁，乘胜夺苏州。

秀清屡图篡，欲迫秀全禅位，秀全微闻之。秀清伪疾亟，讽天王临视，盛陈兵卫，秀全至临卧内，秀清仰卧，旁侍四女子，设小榻一以待天王。秀全言东王病苦可念，秀清作吃语曰：“人言天无二日，秦时二日相斗，何也？”秀全即敕从官九叩首，三呼东王万岁，秀清愕然。初，秀清欲诱秀全正二日之误，即迫其逊位，不则弑之。秀全猝令从官呼万岁，秀清反不能复言，瞑而息。秀全称更衣，乘间逸去。秀清张目曰：“天王何在？”左右以告，秀清太息而止。秀全深自危，啮血书诏，召北王韦昌辉入卫。昌辉与秦日昌领精卒五日驰至，夜深扣水西门，卫士不纳，曰：“无东王令箭，城不得启。”昌辉怒曰：“吾奉东王密书，星驰来，汝辈敢阻，吾宁不能杀汝耶？”卫士惧，乃纳之。至秀清府，守者拒焉。昌辉夺门，卫士殊死

战，昌辉大呼奉诏讨贼，顺者释勿罪，渐散去。昌辉迫秀清卧内，秀清兽伏水阁下，系之以献，族其家。秀全闻变闭宫，昌辉扣宫门，称获贼，取中旨。秀全以昌辉族秀清家，虑专横难制，欲赦秀清。昌辉怒，命左右杀秀清。诏勿多杀，亦不褒昌辉功。昌辉益怒，虑秀清官属为己患，矫诏秀清党自投者皆宥之，否则杀无赦。至者三千余人，昌辉勒兵尽诛之，闭城大索，旬日未止。达开在鄂，闻变驰入，谏昌辉曰：“秀清为逆，诛之足矣，余党治过严，人人自危，乱将未已，徒快敌意。”昌辉以达开厚秀清，且负人望，复谋杀达开。机泄，达开脱走，缁城遁。昌辉以兵入达开家，老幼悉戮之。达开走安庆，召兵靖难，大军抵宁国。宁国方被困，乃先解宁国围。昌辉闻达开将至，更日恣戮，秀全侍卫，日戮数人。皆哀诉昌辉之暴，谓臣等身不自保，岂复能翼陛下。秀全曰：“俟机至，恣尔等之便。”侍卫数十，约五鼓持械，会昌辉宿东朝房，卫卒皆倦，侍卫蜂拥入，猝昌辉拉杀之。秀全命传首宁国，止靖难兵。达开留军宁国。从百人入见。或奏达开兵众功多，欲难谗，请留之京师，解其兵柄，否则又一杨秀清也。秀全为之动，乃诏达开劳苦功高，宜留辅弼，兵柄以付李秀成。政事一倚仁达、仁发，秀全之兄也。达开既闲居金陵，志不得申，其党张遂谋讽之曰：“王得军心，何郁郁受人制？中原不易图，曷入川作刘玄德成鼎足之业？”达开从之，疏求去，又榜城市，告众行，以煽众心，从之者十万余人。至安庆，约陈玉成、李秀成以所部偕行。玉成军已发，往告秀成，秀成曰：“吾侪弃乡井，捐生命，以图功业，中道易心，后世其谓我何？吾决不行，君自裁之可也。”玉成曰：“非君言，吾几为所误。”兵止不行。达开初谓二人必乐从，及皆谢绝，益失意，不能复还金陵，乃去皖，随行兵数十万。秀全闻而悔之。初，向荣既败于丹阳，

江南大营尽没，乃吞金死。国梁愤败，力与秀成战，秀成败，引去，攻金坛未下，而金陵杨韦之难作，秀成退句容。七年春，桐城为秦定三围急乞救，秀成奉命，将李昭寿援桐城，而陈玉成奉命援宁国，皆不利。昌辉方欲诛达开，檄诸将缚以献，秀成不奉命，昌辉将籍秀成家，陈仕章谏曰：“秀成能军，又新招张乐行，兵号五十万，实三十万，若籍其家，秀成必反，何可当也？不如厚遇之。”乃免。秀成在军，传言父母已为昌辉杀，悲伤不已。昭寿曰：“大丈夫不为父母雪仇，作儿女子态何益也？今宜率张乐行之众，鼓行而西，席卷咸阳，南据巴蜀，西定秦陇，东拒潼川，则霸业可成，何为俯首受人宰割耶？”秀成曰：“吾徐议之。”数日，得家报，父母无恙，乃止。昭寿，河南固始人。咸丰初，霍邱之洪家集，有大盗陈玉聚众数万人。清军攻玉甚急，昭寿有众百余来附玉，玉征昭寿兵，限辰至，过午提首来见，昭寿怒，毁陈字旗，自称寿王。数日得众万余。清军击败陈玉，移师攻昭寿，为所败，主将阵亡，遂围商邑，为团练所败。以余众降清军于英山，使当前敌。又败遁归里，聚众数千，复围商邑，再败，复投清军。主将致书淮帅袁甲三，谕昭寿罪，为昭寿所得，昭寿遂杀驿夫，降于九江将检点林启容。启容要以杀清主将为信，乃去降于黄梅将黄某。黄某以兵千余应之，使诈杀清主将，诸团练截击之，昭寿败走，六年以所部归李秀成。秀成特优礼之，论中原豪杰，昭寿言有张乐行者，今屯三河，马步兵数十万；亳州有孙奎星，亦有众数十万。秀成喜，令昭寿持节招乐行。秀成屯桐城，闻乐行将至，自率众迎之，取霍邱六安，为乐行置家属。秀成得乐行兵，势益盛。

桐城为清将秦定三围急，而无为、巢县、庐江亦为多隆阿、都兴阿所破。秀成以桐城失，安庆不保，檄陈玉成解宁国之围

以救桐城。玉成将万人赴援，秀成绘进兵图式授玉成，指陈方略，先攻无为，抄巢县以兜击庐江。玉成昼夜驰二百余里，兵突至，多隆阿猝不及备，败走。玉成趋运漕，连破二十营，趋昭关，会迺天侯陈仕章，令屯巢县，以障和含两浦，仕章分兵千余，随玉成夹击东关敌营，破十余垒，进军巢县，又破都兴阿营二十余垒，收巢县、庐江，疾趋桐城。秀成知援至，出兵夹击定三，遂大破之，死伤数千，定三仅以身免。玉成还攻宁国，未入境，清将弃城走。论功加玉成成天豫，秀成合天燕，时咸丰八年戊午二月也。清帅胡林翼、曾国藩围九江年余，屡告急，陈玉成赴援未至，而九江陷，林启容死焉。启容善抚士卒，城破日，无一降者，国藩深佩焉。玉成救九江不及，屯黄梅。时南徐为和春、张国梁久困粮绝，秀全命长兄仁发将御林军万余人援之，败绩。更命秀成将兵二万赴援，秀成命李世贤为前部，李昭寿副之，戒世贤等勿轻战，以俟大军。仁发促之战，大败，十营溃其九，城中绝食已三日矣。秀成至，乃令守将吴汝孝退出城，秀成自为殿，全师而退，南徐永为清有，清将冯子材守焉。仁发譖秀成，专擅失地，阴请加世贤主将，与秀成并，以分其势。南徐失后，敌军愈盛。句容为张国梁攻陷，人心动摇，秀全命秀成掌朝政，人心始定。自杨韦难作，达开远徙，秀全日益削弱，赖秀成支柱。秀成得张乐行一军以障江北。南陵、铜陵并陷，秀成命李世贤进屯湾池，以政事付蒙得恩、林绍璋、李春发，自督师收二陵，命杨辅清守之。镇江、句容既失，张国梁、和春乘胜破溧水，再逼金陵，秀全迭诏勤王。时清军相拒四方，不暇相救。陈玉成堵黄梅、黄州，与胡林翼、曾国藩日有战事；黄文金守祁门，与鲍超相持；韦志俊堵池州，与杨载福、彭玉麟迭战，含山、合州为胜保所破，皆无暇援金陵。秀成以金陵粮富不足忧，乃亲将谭绍光、陆顺德、

吴定彩、陈坤书兵三万人，渡江北复合和，次大柳村，为胜保伏军所败。退屯全椒，整兵援浦口、江浦。张国梁合围急，仅浦口得通，秀成自当之，能守不能战。金陵困年余，粮将尽，城中汹惧。自杨韦之难后，秀全以王位逼己，靳不以封，虽秀成、玉成百战功高，不得王。至是金陵困急，勤王兵皆不至。秀成以玉成兵最强，乃请加玉成王号，寄阊外，乃封玉成英王，赐八方黄金印，便宜行事。玉成虽专阊寄，而威信远不如秀成，无遵调者。时李昭寿已降胜保，领兵在滁州，致书秀成曰：“君何事不如陈玉成？智谋勇功，何者弗及？今玉成为王，君尚为主将，天王之暗可知矣。吾始投大清，优礼有加，以君雄才，何为郁郁居人下？盍从我游乎？”兵部尚书莫仕葵，以察军在秀成营，书至，仕葵后阅之，以示秀成，秀成大惊。仕葵曰：“公意如何？”秀成曰：“臣不事二主，犹女不更二夫，昭寿自为不义，乃欲陷人乎？”仕葵曰：“吾知公忠义，当代奏天王。”乃持书去。戒秀成曰：“倘有敌将书，宜原封上进，以弭谗谤。”流言达于秀全，秀全命封江阻秀成兵，并系其父母。仕葵闻诏曰：“若此则大事去矣。”乃偕蒙得恩、林绍璋、李春发，入宫切谏曰：“秀成前待昭寿有恩，今闻玉成封王，故为敌行间，陛下奈何中其奸，自坏长城？京师一线之路，赖秀成障之，舍秀成无足当者。玉成总军数月，不能调一军，其效可睹矣。今宜优诏褒勉，以安秀成之心。臣等愿以百口保秀成之忠义也。”秀全悟，撤封江之诏，召秀成入，慰之曰：“朕故知卿忠义，偶信谣传，朕之过也。卿宜释怀，戮力王室。”秀成顿首谢曰：“臣才庸力薄，不能早靖大难，以纾圣怀，臣罪大矣。以外无专阊，遂荐玉成总师干，期早释围以安宗社。不意曷寻数月，勤王兵无应者，固玉成失人之故，微臣实尸其罪。圣明不责，反加温慰，碎身不足以酬。”秀全即进封秀成

忠王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，赐上方剑，八方金印，便宜行事。自主将以下，先斩后奏，撤玉成金印。秀成还浦口，连日赉赐稠叠。时冬十二月，秀成羽檄诸镇，期明春大会于安徽之枞阳。第一镇，左军主将李世贤；第二镇，前军主将陈玉成；第三镇，中军大佐将黄文金；第四镇，王宗，提督军务杨辅清；第五镇，右军主将刘官芳，暨隆天福赖文鸿，受天福古隆贤，勦天福李远继，敬天福胡鼎文，谢天福张朝爵，奉天福黄呈忠，顾天福吴汝孝等。上将百余，以九年二月，皆集枞阳。秀成驰至，告众曰：“秀成荷圣恩，专军政，实赖群公戮力以匡王室。吾侪弃丘垅，冒锋镝，无非欲成大业，共安乐耳。今京师累卵，不保旦夕。诸公皆馆兵符，不并力释围，以固根本，将坐待为虏乎？”皆哄应曰：“愿听驱策。”秀成曰：“吾欲先取杭州，以断张国梁粮道，使其分兵来救，我则返旆出不意击之，蔑不胜矣，诸君整军候调可也。”陈玉成为多隆阿、鲍超败于德安，闻枞阳之会，驰至，并缴八方金印。浦口代任军务陈坤书，叠报国梁攻陷三营，告急。乃与玉成驰解浦口围，夹击国梁，大败之，国梁退屯江浦，秀成、玉成乘胜取六合、扬州。玉成攻六合久不下。秀成既破扬州，以粮实库藏送金陵，回军攻六合，下之。玉成军拒昭寿，秀成军拒国梁。玉成攻滁州，月余未下，而黄梅、宿松、太湖先后为多、鲍二军所破，合肥、庐州为李续宾所陷。玉成舍滁州，与秀成合师，与李续宾大战于三河，大败之，续宾自杀，复合肥、庐州。乘胜击多、鲍，又胜之，复黄梅、宿松、太湖，追至二郎河。玉成前驱，为鲍超伏军所败。秀成被困，达晚突出，不折一兵。玉成回黄梅，而秀成回巢县。甫至，闻江浦薛元芝降于清军，追之不及，秀成仍堵浦口，十月，六合为胜保所围，仍逼浦口，与国梁合，秀成腹背受敌，兵单不任战，飞檄玉成来援。玉成先援六合，一战即扬

言去取邗江，朱某分兵守邗江，玉成遽返戈击六合，国梁以兵二万渡江来援，背水而阵。玉成曰：“见国梁藐我甚矣，誓擒之。”分兵缀朱军，自以精锐突出国梁，国梁大败走，六合围不战而解。乘胜逼浦口，秀成出兵夹击，胜保几为虏。黄、宿、太湖，又为多、鲍攻急，玉成驰救，而秀成欲亲攻杭州。秀全以秀成去无人拒国梁，止之，秀成入陈曰：“臣前与诸镇约，攻浙江，断国梁粮道，俟其往救反旆击之，此奇策也，否则徒自困。”诸臣交赞，乃许之。秀成以军务付陈赞朋、黄子隆，自率精兵三千行。去三日而浦口陷，秀成由鸠江越清弋江，出宁国之后。宁国方被围，秀成驰至解之，疾趋广德，一鼓下之。十年庚申春，秀成至泗安，有浙兵十五营防守，连破之。命李世贤攻湖州，而自将谭绍光等，伪浙军旗帜趋钱塘，逼武林门，会百姓逃亡入城，城门闭，乃由清波门崩地道三日破之。满城未下，满兵殊死战，国梁使张玉良率兵八千来援，秀成遍插新帜以疑玉良，玉良不敢逼，驻离城四十里之塘西。秀成使瞽者传柝，三日城中寂然，乘夜全师退。走天目山，至孝丰，一日夜三百里，抵广德。以所获府藏数十万沿途弃之，玉良兵利所获，止不追，遂达建平。

秀成大集诸镇兵五十万，议解金陵之围，乃命杨辅清进溧水、雨花台；李世贤进溧阳，攻句容；刘官芳进秣陵，逼七瓮桥；黄文金进高桥门。命所部谭、陈、吴、陆四将进赤沙山，攻淳化镇。国梁营二十垒，世贤既得句容，疾趋淳化，夹击国梁，大破之，国梁退入大营。秀成命古隆贤、赖文鸿攻东门，命世贤包北门之后，自屯钟山之尾，以遏退兵。陈玉成兵驰至，大队攻两浦，自将精兵渡西梁，进江宁镇，攻铁线桥，城中亦自十三门出兵夹击之，刁斗之声连数百里，旌旗若长虹之匝天。是日微雨，诸军斩关入，势若崩潮，国梁不能御，大败退。俄

顷三百余营，夷为平地，金陵无清军之迹焉。逐北攻镇江，欲夺其城，以通苏州饷道，雨甚乃止。黄文金再攻不克，诸将朝贺，大犒三日，赐秀成称三千岁，黄金百斤，彩缎千匹，秀成悉以赉军。赐玉成四千岁，黄金五十斤，彩缎五百匹，诸镇封赏有差。次日赐秀成第宅一区，赏赉有加焉。

秀成既解金陵之围，息兵五日。奏命出师苏州，而潜山、太湖、宿松，又为曾国藩所陷，玉成率本部赴援，以顾安庆。秀成命李世贤将本部取金坛。秀成次丹阳，张国梁自金陵退屯丹阳，出兵拒秀成，秀成势盛，国梁新败，不能拒，力战败退，跃马渡河，马蹶，死乱流中。清军死伤万余，河水为之不流。诸军攀堞入，遂据丹阳。秀成以国梁忠勇名将，令其所部亲兵，寻得国梁尸，礼葬之，国梁阨于和春，不能行其志，死之日，天下惜之。秀成逐北奔牛镇，破营二十余座，据常州。

张玉良回救金陵大营不及，迎战常州，大败之，追至无锡。玉良新得朱某军，再战未决胜败。秀成自将锐卒三千，登玉泉山，出玉良阵后，玉良军不战而溃。乱军逃入苏州，沿途大掠，苏民深恨北军，而迎秀成，遂入无锡，进兵苏州。道员李文炳、阿海等，开城迎降，玉良走杭州，其余郡县皆传檄定。自出金陵，不一月，遂北七百余里，克城六十余。师止嘉兴，以分军守郡县，兵单不任进也。乱民日掠，旬日不止，左右请剿之。秀成曰：“民苦锋镝，不安家室，不得已为暴，吾宁忍以兵诛之？”乃亲率数十人，巡乡镇，乱民千百，执戈环之，秀成曰：“我忠王也，奉命取姑苏，尔民无罪，各宁尔居，以安生业。吾断不戮尔。”皆释戈罗拜，匝日而乱定。召官吏千余人至，慰之曰：“若曹愿留者留，愿去者听，无川资者给之。农失业者给牛种，穷民失业者助其资。”散库钱十余万缗，粮万余石，苏民安辑。

五月，张玉良自杭州攻嘉兴，陈坤书、陈文炳告急，清巡抚薛焕自上海攻清浦急。秀成自将兵二万先据清浦，大败薛军，乘胜克松江。上海英人合土兵为内应，谋献城。距城十八里，清军十营，秀成部将蔡元隆、谭绍光击败之，进兵入城。英兵二百来迎，未及预告，前驱疑为敌，枪击之。英兵怒，乃返斗，江上英兵舰，亦炮击焉，绍光等退。薛焕赂英兵代守城，而杀阴通者，守益固，秀成回军救嘉兴。玉良饬屯示门，秀成以奇兵抄击，烧其积聚，玉良军大乱，纵兵大败之，破四十余营。八月，师还苏州。九月，湖北、江西郡县所在魁率，争上书请以兵应，秀成诺之。会奉扫北之命，秀成奏已允楚豫义民之请，当收合南方忠义后乃北图。十月，曾国藩围安庆，为久困计。陈玉成屡攻未下，请益兵。秀成自将兵五万至芜湖，绘进兵图援玉成，闻玉成新得孙奎星之众二十余万，秀成曰：“英王必驽骄，必止我兵，则皖危矣。奎星新降之将，兵皆乌合，焉可恃也？”师次鸠江，以待复书。果得玉成书，言兵已足用，勿劳驰救；粮不继，请以兵进豫楚，断敌粮道，则皖围不战自解。秀成引军行，次黟县，遇鲍超，大战败之。次日，复战，不利，绕道徽州，出常山、玉山，度岁。

十一年春，秀成攻广信，下之。傅忠信、谭体元将兵六七万至自广西，先盖随石达开入蜀，中途弃归者也。秀成命随征武汉，二将忽乘夜拔队，欲私至金陵。秀成追获，欲戮之，左右代哀免，乃收其众，分将攻抚州。汪洋海挟众十余万至，亦弃达开而归者也，秀成亦命随征，击临安，下之。童容海亦弃达开而归，众五六万，秀成骤增二十余万众，军势大振。江西除建昌、赣州、吉安三府外，其余十郡，皆拔之。又得新兵三十万，破李金赐军于樟树，获之，意不欲降，纵之，至赣为清巡抚所杀。前军达武昌，隔江望黄州，见玉成旗帜，无船不得

渡。闻玉成以攻国藩久不下，分攻皖、浙、蕲、黄、广济，欲国藩赴救以分其兵。秀成叹曰：“英王误矣，正使国藩得全力以攻皖，彼岂暇救此闲城哉？彼有长江之利，而我无战舰之能，安能绝其粮道？不能以我攻浙救京师为例也。”既而得世贤报景德镇与左宗棠战，至乐平，为所败，覆军万余。不退必为所扼，乃悉移江西之师，还取杭州。秀成出师时，兵才五万，及还师，兵百万。至于金陵，遇世贤，令其将所部取浙江属郡，剪其羽翼，严、衢、温、台、宁波、金华皆下之。秀成直趋杭州，命部将陆顺德取绍兴，徇其旁州县，皆纳降。攻杭州城两月，张玉良军为童容海击败，城中粮绝，爨骸而食。巡抚王有龄得民心，众与死守。城垂破，有龄欲致书秀成，请勿残百姓。幕僚曰：“秀成尚义，必不屠城。若与通书，假朝廷闻之，疑为通敌，如公忠节何？”有龄顿足曰：“城破矣，吾当俟秀成至，为百姓请命，然后死之。”幕僚曰：“彼方收天下人心，肯容公死耶？”有龄默然，乃入后苑柏树下，投环死。秀成崩地道破城墙入，即欲救有龄，纵马至后苑，见其尸，叹曰：“真忠臣也。”还其冠服，礼殡之，遣其亲兵护柩归于上海。藩司林福祥被获，劝之降，福祥曰：“吾义当死，今为俘，不忠也；生降则先垄不保，宗族罹祸，不孝也。不忠不孝，公留之何益？”秀成曰：“子归未必生，盍降乎？”福祥曰：“若荷生还，当永守先人之丘垄，朝廷或知吾不降，丘垄庶几可保。”秀成曰：“吾成子志。”访其眷息还之，厚资之行。满城未下，秀成数遣人劝瑞将军勿死，瑞不听，屡枪击秀成军，毙多人，乃纵兵破城，瑞死之。秀成命其部下奉遗柩北还，满兵释勿杀，欲行者资而遣之，安民一如苏州。十二月杪，还师苏州，留陈炳文镇杭。于途得苏民控陈坤书暴虐，以百计，坤书走常州，拒秀成。坤书本无大功，以秀成部将镇苏城，遂重贿金陵，图

王爵，无敢请者。玉成缺粮，使陈德才讽其助饷二十万，遂为请王号。玉成奏坤书屡立功，且助巨饷济皖军，而秀成权太重，不如封坤书以分其势。秀全本靳王号，以玉成兵最强，不得不如所请，乃封坤书护王。其后表求王号者纷起，胡海隆求封学王，黄文安求封望王，其他大藩列荐，不允则虑生变，王爵遂滥，皆玉成启之。

秀成驻苏州，恤鰥寡，兴义学，豁租税，问民疾苦，苏民感之，日畀军实，期明春援皖。皖困二年，粮尽仍死守，国藩深沟高垒，玉成久攻不下。秀全诏堵王黄文金、辅王杨辅清、顾王吴汝孝、天将龚长春，各率本部兵援皖。又诏龚德树、孙奎清继至，环清垒而军者十余万人。玉成不善驭将，故久无功。韦志俊愤玉成杀其爱将钟廷生，因降于清军，堵练潭，绝玉成饷道。玉成攻国藩急，国藩将退兵，用志俊策，复留。玉成命刘创林堵七星关，自回金陵奏事。创林为鲍超所击大败，诸军并溃，国藩并力攻城，遂破安庆，镇将叶芸来死之，张朝爵驾小舟遁，秀成部将吴定彩死焉，玉成全家自焚。玉成至，军已溃，余兵将为变，不复成列，玉成不敢约束，随之行，至庐州。秀全虑溃兵为害，封江阻玉成军，玉成温语抚诸军，始入居合肥。玉成上表自劾，秀全夺其俸，令堵庐州以自赎。多隆阿鲍超迫之，秀成所部隔绝，陈得才、赖文光由潜山、太湖上溯蕲黄，入汉中而去。玉成所领仅二万人，多、鲍合围庐州，粮绝啖树皮，病者未绝，已割啖之。玉成欲至江南依秀成，而巢邑亦被困，合肥不守，则巢难独存。乃致书吴汝孝，令力堵一二日，待其至同渡江。汝孝闻玉成危急，遽引兵去，玉成不得已，走依苗沛霖，谓沛霖曾降己，保封王爵，屡助饷，必不见害，乃至寿春，残兵仅二三千人，饿已三日矣。既入城，沛霖縶之，献于清帅胜保。玉成入，胜保高坐■眙曰：“成天豫何不跪也

？”玉成曰：“吾英王，非成天豫，奚跪为？尔本吾败将，何向吾作态？”胜保曰：“然则曷为我擒？”玉成曰：“吾自投网罗，岂尔之力？吾今日死，苗贼明日亡耳。尔犹记合肥官亭，尔骑兵二万，与吾战后有一存否？”胜保默然，予酒食，劝之降。玉成曰：“丈夫死则死耳，何饶舌也。”乃杀之，死年二十六。玉成眼下双疤，军中号四眼狗，饶勇富谋略，十九当大敌，二十四封王。初为检点，善战多能，湖北有“三十检点回马枪”之号。军强冠诸镇，与国藩相持数年，国藩深畏之。秀成闻玉成死，叹曰：“吾无助矣。”同治元年春，李鸿章攻清浦、嘉定，自上海至松江二百余里，连营二百余，势张甚。秀成率兵五万御之，鸿章藉洋兵，战屡胜。秀成至，大败之，破四十余营，复清浦、嘉定，逼松江。连破七十余营，因松江两月，垂陷。而芜湖、太平为曾国荃所破，逼雨花台，金陵围急，秀全一日三诏，促秀成入援。秀成乃退军苏州，命其弟扬王世贤将二万人先入卫。世贤夜袭国荃营，不利，数围国荃营，国荃闭营不出。世贤入见秀全，秀全劳之，曰：“卿兄弟屡赴国难，以纾朕忧，国家安危，惟卿兄弟是赖，宜速谋解都城之围。”又曰：“卿宜致书若兄，毋听吏人言，章奏太激，致人难堪。”盖秀成以秀全两兄鄙倍握大权，屡切劾之，故秀全以为言。世贤顿首谢曰：“臣兄遭际殊遇，思糜躯以答高厚，睹疆宇日削，民心乖离，焦心废寝，求所挽救，言过激切，以伤圣心，愚忠可悯，惟陛下哀而鉴之。”秀全嘉焉。进世贤首相，正掌率，执朝政。二王憚之，骄恣为之稍敛。世贤尽心辅弼，朝纲一振，人心乃安。

秀成在苏州，大集兵议解金陵之围，疏曰：“曾国荃兵力厚集，为久困都城之计，我势日蹙，利速战。彼有长江济饷，而我无战舰之利，敌垒坚，猝不易拔，不如先图宁国、太平，

断其后路。我兵势既振，敌乃可平也。”秀全以久困虑粮不继，仍促其入援。秀成不得已，乃率兵十万赴援，由东坝进攻铁线桥，截其粮道，屡破复失，斩镇将范起昭以徇。国荃从大胜关凿断湖堤，以通饷道，秀成围之数重，国荃坚垒不出，攻十月不下。秀成召侍王军来助战，过金宝圩，圩众截击之，死伤甚众，侍王怒，誓屠圩。宁波为左宗棠围急，求救不赴，台州又告急，皆不应。攻圩破，乃荡其居，卒不赴援，秀成无策，方与国荃相持，而太仓为李鸿章攻之急，命上将蔡元隆将兵五万驰救。元隆诈乞降，鸿章不疑，元隆请退兵五里，约以午出降，从之。及时不出，使骑促之，元隆见鸿章兵懈，整队出，先令一人驰报来降，鸿章不为备。元隆高揭白旗书降字前导，枪炮隐后，近鸿章军，突击之，鸿章仓猝拒战，大败走，兵多没于水。元隆留镇太仓数月，鸿章不敢逼焉。

秀成攻国荃，师久无功，凿地道轰之，见缺口。国荃立马亲堵缺口，军殊死战，炮如雨击，秀成军死伤甚众，乃罢攻。秀成粮将乏，世贤曰：“江北方空虚，彼必不料我遽敢渡江，不如权舍国荃，驰攻扬州六合，括其粮至军，夹江击之。又分兵攻国藩于安庆，彼必分兵驰救，我令屯秣陵之辅王，屯溧水之护王乘虚击之，则必胜矣。”秀成纳之。十二月，命天将洪春元、次子李荣发，将兵五万渡江，五鼓薄浦口，击李昭寿营，破之。秀全诏张乐行之兵速解围，春元等遂攻和州、含山、巢县，皆下之。二年春，世贤将兵二万攻桥陵李昭寿营，破之。获其甥尤杰卿，杀之。秀成渡江攻江浦。昭寿义子李显爵，弃城遁。进攻国藩军于石涧阜，未下，去攻庐江，两日未下，去之六安。秀成非欲为久攻计，特欲进与乐行合。迨抵六安，闻乐行兵败，为其姻李某诱献之清军，死焉。秀成欲召汉中陈德才、张宗禹兵回援，虑道远难达，乃仍用世贤策，渡淮欲袭清

江，倒击维扬、六合，然后袭通泰，而连苏杭，则京口不击自退。京口既得，通饷道燕子矶，乃屯大兵接高桥、仪凤，军厚粮足，国荃不足患矣。诎所过荒墟，军无所得食，不得已，越滁州，道天长，以袭扬州。而鲍超军破巢县、含山，和州、江浦相继告警，国荃据雨花台。秀全急诏还救，乃东还济师。江朝盛涨，堤路淹没，兵行艰阻，士有饥色，船少兵众，半渡为杨载福、彭玉麟水师邀击之，大败。后军不得渡，乃退降于昭寿军，十万之师，覆其大半，金陵愈危。

侍王御左宗棠于浙，八府失其五，侍王不能救。侍王既败于宗棠，绍兴失，左宗棠、蒋益澧逼杭州。听王陈炳文、天将汪海洋力守，不得下。慕王谭绍光守苏州，兵薄粮缺，郅永宽、张大洲、汪安均、汪花班、范起发等，不遵调遣，鸿章攻太仓、昆山、清浦，永宽等皆不赴救。秀成回金陵，粮薄不足赡多军，乃散之苏常。国荃连营进七瓮桥。初，秀成命杨辅清、王坤书、扼河筑长墙，浚深濠，以堵国荃，因通苏州饷道，辅清违命，国荃乃得肆志。秀成屡征苏浙之军，不至，乃请于秀全曰：“京师危困，坐毙非策，不如亲征鄂赣，握上游以号令天下，襟带苏浙，以利饷源。即使金陵有失，犹拥兵五六十万，尚足并驱中原。若恋此危城，征调不至，必亡之道也。”秀全不从，四方告急，争乞秀成赴援。秀全虑秀成行，金陵不得守，不许。秀成曰：“臣不往，则苏杭不守，京师益危；臣往则诸将用命，安定吴越，收诸军以解都城之围，尚有济也。”秀全虑饷乏，秀成乃竭家财，括家人首饰不足，更假之侍王金万两合十万，输助金陵守军，然后行。驰至苏，与李鸿章大战于葵门，胜败相等。时六月十六日，鸿章军逼城而呼，言熊同检约今日献城降，何反覆也？秀成执同检讯之，知历日各异，致误会，将诛之。听王陈炳文为缓颊，言敌人反间，何反中计而诛宿将？时

城中诸将多炳文盟党，而炳文为之魁，不听虑生变，乃宥同检，夺职而已。秀成屡攻鸿章营不下，乃分兵马塘桥欲击鸿章之后，为所堵，不得前。互攻月余，郜永宽等杀谭绍光，献城于鸿章。秀成退屯无锡、常州，连营丹阳，以遏鸿章军。苏州失后，军心大乱，江浙两广之军，互相屠杀，统将不敢约束，虑生变。格王陈时永方屯丹阳，秀成召与密议曰：“大局决裂至此，丹常继难堵御，乘敌未合围，尚可完师突出，以图楚赣；若待围合，必不免矣，盍同入请迁都？”时永然之。将行而侍王书至，约秀成至彼，整乱兵，可得十万，同出豫章，攻其无备，得豫章以连钱塘，则军威复振。期明春三月，还解京围。秀成既无策，不从则虑其劫持，从之则缓不济急，乃报之曰：“君谋甚善，惟京师围急粮尽，方得枢臣林绍璋、李春发书，言粮弹并缺，虑不足支残年，岂能待明春三月之救？焦思实无良计，惟迁都一策，中兴尚非绝望。仆即日回京，力恳天王。倘纳吾奏，则仆为前锋，诸王殿后。乘太平门尚可出入，速来迎驾。仆居中调度，合浙省诸路之兵，尚可得数十万，事尚可为也。”乃与时永驰入，力请秀全曰：“今苏州已失，杭州危困，陈炳文、汪海洋屡战无功，处处粮缺，京都断难久持，臣已智穷力尽，无以为谋。惟有力请亲征，冀可挽回大局，陛下在外，犹能腾骞天际。若守危城，譬处笼中，以待食绝，万不可也。”秀全不听。秀成曰：“陛下若坚不行，则请太子与二殿下监军，臣奉太子以徇诸军，尚可收拾人心，以图进取。万一京师不幸，臣奉幼主以图恢复，唐肃宗灵武之事，尚可效也。”秀全不省。秀成退朝，谍报燕子矶、高桥门、九袱洲、江东门皆失。至家，闻杭州、无锡、温州、台州、衢州、海宁相继陷。侍王羽书促秀成驱救，秀全愈不许。城中士民男妇老少，日数千人，哀秀成之门，丐无他行。秀成知大事已去，又父母在城中，惟死守

以待同尽，乃止不行，人心始安。时二年甲子正月也。

格王陈时永还丹阳，而常州已失，守将王坤书死之，溃兵集于丹阳。时永欲退溧阳，依侍王，未出城，为左右所杀。乱兵奔金坛，随荣发走依侍王。二月，嘉兴为程学启攻陷，荣王李某自焚。初郅永宽献苏州，学启许以不死，指天为誓，若食言，他日死于炮。学启竟杀永宽，后卒中炮死。

陈炳文在钱塘，左宗棠、蒋益澧围之急，待秀成救兵不至，闻秀成决不出，乃走江西。侍王以常州、丹阳、金坛败兵皆聚溧阳，索饷无所出，议弃杭州。鸿章兵至，侍王出战，熊同检托病不行。侍王战败还，城上揭白旗，皆白布裹首，发炮击之。侍王曰：“尔等降，吾不怪，望还吾母。”同检不顾，益击之，侍王恸哭去。炳文中途遇鲍超军，为所败，遂降。汪海洋收炳文残卒数万，与侍王入于江西。

世贤攻抚州，洋海攻广信，皆不下。世贤欲约洋海入粤，洋海不听，自率军入闽，陷汀州。世贤攻南雄，半月，败还，入闽与洋海合。各募新军数万，合二十万，分将之。世贤陷漳州，一郡四县，洋海陷邵武，一郡二县，时甲子十二月也。

堵王黄文金拒湖州、广德之军，宗棠、益澧不能进。鸿章既收苏州，乃进师金陵，城中粮绝，食草根树皮，军殊死守，秀成日夜登陴，温语慰之，人相食，无怨言。秀成曰：“吾不德，致尔民于难，吾何忍焉？今国荃设局招抚难民，尔曹盍往求生？”众曰：“王捐躯以卫社稷，吾侪何敢逃？当从王死耳。”秀成为之泣下。民日自杀，恒数百人，秀成伤之，请于秀全放之出城，秀全不可，秀成卒放之。宫中日出金珠首饰以劳军，无所得食，兵皆持之泣。

秀全忧愤疾笃，足暴肿，悔不从秀成迁都之言。病革，遗命进秀成辅国君师，兼通天大主帅，托孤于秀成，遂卒，年六

十有五，时同治二年甲子四月也。太子真福即位，年十有六。

秀成日综政务，夜则巡军，寝食并废，憔悴骨立。国荃开地道十余，已坏其五，一自南门穿河底而过，历三年始抵城边。秀成令锐卒缒城，横凿深濠以截之。国荃纳药万斤，猝轰之，五月朔夜分，药暴发，山摇地动。幸凿濠继之，城崩无几，国荃兵不敢扑。时扶王陈得才方自汉中挟师百万来解都城之围，已抵英霍。国荃知城中药尽，炮不得燃，乃于太平门外，积蒿秣成覆道，直达城下，明挖地道，七日而成。秀成令士卒于内穿道截击之，皆饿不能起。秀成知翌晨地道必崩，乃选死士三千人，五鼓缒城突击之，守道兵引去。既夺地道，即散觅食，药引未拔去。国荃于钟山下瞰，计必成功。有秀全宠臣沈桂、松王陈得风、吏部尚书朱兆英、阴通于国荃。及午，地道崩，城陷焉，时甲子六月十六日也。章王林绍璋投河死，顾王吴汝孝投缢死。秀成领数十骑驰突堵御，不得，则驰入宫。见宫门大开，宫女纷逃出，妃嫔投御河以百十计，军民男妇争投河死，尸填溢如桥。王后赖氏，手携幼主，负一剑以出，遇秀成，挥涕曰：“天王创业一生，今竟覆亡，岂天绝我乎？此子幼弱，今以付卿，他日能复仇，吾死瞑矣。”秀成跪曰：“臣竭智力以报先王，不济则以死继之。”赖氏反身投御河死。秀成仓猝挟幼主出，扶上马，至家别母，大恸，母麾去之。母方投缢，世贤见之，断缢下，大呼曰：“兄护幼主，吾护老母，以听天命。”相将出，秀成欲突西门，世贤曰：“西门水险不可渡。”至西门，敌兵众不得出，折至南门，敌兵已缘垣而入，陴堞皆满。转走西门，遇兵部尚书刘庆汉曰：“王速登清凉山，残聚卒数千，乃可出也。”世贤曰：“突缺口出彼不意，可出也。”遂冲缺口至白下山，望敌兵甚众，又冲大北门，敌兵皆满，退至鼓楼。时已薄暮，世贤曰：“昏夜彼不知我兵多少，不如仍

冲缺口。”秀成然之。乃解黄带，令庆汉缚竿上为号，拥幼主居中，秀成当先，遇敌兵一人，掠毕肩负而至。秀成执之，问其口号，杀之，遂赚出缺口。城上兵逐之，奋战而却，沿城边走孝陵卫，过钟山之腰，不遇一兵。天曙入街，饱食而行，无追者。将至下坝，日已暮。有楚将吉庆元曰：“除幼主外，吾曹皆薙发，方可行。”众赞焉。世贤闻之曰：“休矣，如此则人人自逃，焉置幼主？谁献此谋者，当斩之。”乃不敢言。初庆元前驱，望大东坝而行。世贤知庆元奸，乃改后队为前队，转下坝。有敌营屯桥上，世贤曰：“敌虽寡，我败残之卒，虑不敌，不如伪降，出不意突击之乃可过也。”乃使一人前行报降，列队近敌营百步，突掩击之，敌不及备而败，乃驰去。行三百余里，皆荒芜，无所得食。遇堵王黄文金败军，与之合，仅余数百人，突遇敌击散，余九骑。秀成奔方山，昼不敢行，乃伏于山庙中。

秀成解带纳凉，带嵌宝珠十余，直十余万，至暮下山，忘携焉。山水道纵横，若蚁旋磨，折旋至晓，始得路。河旁有舟，仅容三骑，六骑既渡，舟人觉有异，伪言呼伴，去入村中，鸣锣召众，村民坌集，杀已渡六骑，秀成弃马伏深草中，搜获之。一人手剑欲斫村民，秀成止之曰：“此天绝我，毋伤良民。”乃出之。一民曾于秀成出师供担役，识秀成，跪而自罪曰：“此忠王也，爱百姓厚，吾侪当护之。湖州、广德之间，王尚留大兵，盍送王至军乎？”皆曰：“诺。”秀成曰：“尔曹善意，吾当厚酬，他日与共富贵也。”既思带遗山庙中，乃遣村民取而酬之。比至，已为其他村民所得，互争于秀成前，乃挟秀成送国荃军。国荃盛陈仪卫，讯焉。秀成背立言曰：“何必尔？速以纸笔来，吾当书焉。吾史馆实录，尔曹焚掠尽，吾不述，奚以传后？”乃囚之木屋，为置几榻，令二竖侍之，日给

甘饌，授紙筆，秀成日書七千余言，自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，凡十日而畢。清將好事者，就詢遺事，秀成口對手錄，意氣安閑。松王陳得風已降國荃，見秀成在虜，向之拜。國荃叱之，得風曰：“吾為母而降，事泄當死，蒙王不殺，今無以為報，故拜耳。”秀成被殺，年四十。秀成廣西滕縣人，與陳玉成同鄉，篤厚忠勇，尚信義，富謀略，善用奇兵，所向奏奇績。恩撫士卒，皆樂為之死。起小卒，隨羅大纲、胡以光軍，多所謀畫，恒奇中。胡以光于楊秀清前舉為將，統四軍，遂以功致王位。自五王死后，內亂迭作，疆宇危削，賴秀成支柱，縱橫蕩決于長江數省，亘六七年，秀全倚為柱石者，秀成一人而已。廷爭直諫，有大臣風。去蘇州日，男女老幼無不流涕。金陵破日，飢軍十餘萬人，無一降者。死之日，人爭痛惜之。

世賢奉幼主真福至廣德。降將蔡元隆，請于蔣益澧，統二十營攻湖州陷之。堵王黃文金兵圍湖州，元隆不敢戰，守二十日，食盡殺馬啖之。降將鄧光明，以兵五千來救，文金敗之。世賢自廣德詣文金，遇軍師洪仁玕。前奉命出召師，隔絕于外，聞真福至，來朝。世賢約同詣文金，商大計，仁玕從之。世賢曰：“今京都雖失，幼主尚存。江南侍、堵二王，合汪洋海兵，尚三十餘萬；江北扶、尊二王，合張宗禹兵，尚六七十萬，挾百萬之眾，猶足以橫行天下。今宜勸堵王速與侍王、洋海合，以厚其勢，奉幼主為号召，直搗湖湘，取長沙。連漢中陳得才及張宗禹之兵，百萬之眾，不難集也。大兵既集，乃疾趨關中，取咸陽，圖中興之業。徒久困湖州，糜時日，敵軍雲集，事不可為矣。”仁玕然之。偕勸文金，文金不從曰：“敵已絕食，旦夕必破，必滅此以泄吾憤。”月餘城破，元隆為虜，守卒私釋之。文金自湖州退師，敵軍大至，文金中炮死，軍多降者。余軍至圍屏河，遇左宗棠，擊敗之。真福至徽州，席寶田兵至，

击秀成次子荣发，覆其军，荣发子身逃，为宗棠炮舟所得。队官某为秀成旧部，曰：“恩主也。”匿之杭州。宗棠军多秀成降卒，日馈资米酒食不绝。宗棠知之，以年少故，不之问。后闻其英鸷得人心，虑为患，乃杀之。荣发颖悟饶勇，饶胆略。年十五，侍父军中，杀敌当先，屡立功，秀成嘉之，使为护军。十六统兵万人，战辄胜，军中称奇童。行军常自断后，六合之战，李昭寿围之数重，荣发将数骑驰突，所向披靡。昭寿在高阜望之曰：“此二殿下也，当生致之。”荣发卒突阵去，无敢近者。昭寿叹曰：“虎父无犬子，惜哉，吾不得而将之也！”死年十九。

真福既过深渡，至福建延平府白水寨，兵仅二三千。宝田追至，距三十余里即汪洋海大军，宝田虑倘达彼，即难奏功，夜半突击之。真福仓猝遁，与世贤等相失，匿于山中。世贤与秀成子荣椿六十余骑，奔洋海军，乞洋海发兵迎真福。洋海方与鲍超相持，无暇分兵。比败过白水寨，时真福已匿山中三日夜，无所得食，足无履，强达山下，两足泡起，坐地啜泣，洋海军过焉，真福不及赴。次日，难民数千迤逦过，真福逐之行，流转经月，误投敌营。遇一人曾为其叔仁政牧牛者，识之，引见营官苏元春，元春欲释之。宝田闻知，使人持令取焉，元春拒之。宝田自驰至，元春不得已，献之。或告宝田曰：“公勿以为功，恐祸不远矣。曾国藩奏洪氏无遗类，今忽获真福，能相容乎？不如释之。”宝田默然，卒送赣抚沈葆楨军，葆楨杀之。世贤匿民间，剃发，奉秀成母隐迹以终。洋海窜粤之嘉应州，为鲍超、左宗棠军扫荡之。初洋海随石达开，以有功拔为偏将，达开自安庆西行，历广西、云贵，山路艰阻，军多怨言。以张遂谋主西行，皆大愤，夜噪呼杀遂谋，遂谋潜遁。达开素得士心，今所欲杀者遂谋，遂谋既遁，军士必不相背，乃立赤

白二帜营前曰：“三军随吾跋涉良苦，至蜀则乐矣。如愿入蜀者，立红旗下，欲出江者，立白旗下。”皆哄然立白旗下。海洋拔白旗大呼曰：“欲归者随吾行。”从之者十余万人，至江西，隶于秀成。时官不过检点，后至康天义。金陵陷后，洋海军尚十万人，而李远继、黄朋厚、赖世就、萧三发等，皆拥王号，军微不足道，并听命于洋海。世贤乃与诸人谋曰：“洋海军最盛，自击败左宗棠后，威名四播，今当锡之王号，使图恢复。”乃请加封康王。乙丑十二月，陈歿于嘉应。侍王既陷漳州，有异志，更易官制。乙丑夏为宗棠击败，窜入粤，淫雨盛涨，无舟可渡，康国器截击之，兵不战而降。侍王只身遁，洋海方驻镇平，往投之，图再举，洋海忌焉，遂杀之。南方既定，江北有陈得才、赖文光，为陈玉成旧部，及张乐行侄宗禹，三将之军，皆在汉中，号称百万。甲子夏，回军救金陵，前驱抵英霍，后军尚在麻城。曾军拒英霍，阵前大呼：“尔南京已陷，天王已死，不降何待？”皆愕然。获村民询之，益信，降者过半，时军尚五六万，得才欲回军汉中，军皆大噪，得才虑为变兵所害，乃自杀。文光、宗禹闻变乃入汴，兵尚四五十万，时僧格林沁统兵十万在汴。宗禹之弟小黑，年十九，素骁勇，与任柱猛击之。僧王军炮若雨下，小黑不顾，与任柱令马队脱衔猛冲之，僧王军大败，至落王桥，马失足而坠，为乱兵所杀。宗禹兄弟至，并刃碎其尸。共矫真福诏，封宗禹为沃王，任柱为鲁王，李允为卫王，小黑为平北大主将。议仍入汉中，宗棠扼河筑长墙拒之，乃仍入汴，过朱仙镇，谒岳庙誓焉。翌日战大胜，方庆神佑，再战败绩，乃迁怒神像，落其头。

文光等聚谋曰：“敌军甚众，江南我兵绝迹，不如渡黄河，直捣燕京。成则取其国都，不成死耳。”遂临河。而李、左、英、刘、陈、宋、二郭之兵相继至，河无舟。方皇遽间，冰忽

合，乃履冰而过。诸军逐之，一战大败，任柱、小黑皆死，余众悉降。刘铭传追宗禹，获其骑，宗禹不知所终。文光、李允逃扬州，文光被获死，李允降于昭寿，昭寿责之，献于英翰，戮之。起道光己酉迄同治戊辰，共二十年，南北悉平。

石达开于咸丰七年背秀全而行，众百万，比至川界，散殆尽，仅二三万。至苗境隘口，苗人索万金，始放行。达开以路险不敢战，卒与之。既度关，苗人伐木塞其归路，大山壁立，崎岖修阻，苗人间道告川督骆秉章，截击之，败退无路。复前突击，兵已饿二日，不任战。达开曰：“吾一人自赴敌军，尔等可免死。”乃张黄盖，服黄袍，从数人，乘白马而出。清军将击之，达开曰：“吾求见尔制军，速为我报。”秉章纳之，达开入，长揖不拜。秉章曰：“尔欲降乎？”达开曰：“吾来乞死，兼为士卒请命，九原当拜公赐。”秉章曰：“吾成汝志。”乃杀达开，而资遣其士卒，不戮一人。

陈金纲聚兵十万，扰粤西之梧州、潯州、柳州、平南、太平五郡，州县五六十，称平东王，众数十万，为藩司蒋益沣、提督方耀败焉，先太平天国二年亡，起乙卯，终壬戌，凡八年。

◎附：李秀成供状

今将天王出身载书明白。天王是广东花县人，兄弟三人，长兄洪仁发，次兄洪仁达，天王名洪秀全，同父各母。长次兄是前母所生，在家种田，洪秀全在家读书。同冯云山二人同窗书友。一日天王忽病，此是丁酉年也，死去七日，还魂之后，俱讲天话，劝世人敬拜上帝，劝人修善。若世人肯拜上帝者，无灾无难；不拜上帝者，蛇虎伤人。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，拜别神者有罪，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，俱不敢拜别神。为世民者，俱是怕死之人，云蛇虎咬人，何人不怕？故而从之。自花县上

到广西浔州、桂平、武宣、象州、藤县、六川、博白，俱星罗数千里，天王常在深山内密藏，教世人敬拜上帝。十家之中，或有三五家肯从，或十家八家肯从。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，从者俱是农夫寒苦之家，积岁成众。所知事者，欲立国者，深远图者，皆东王杨秀清、西王萧朝贵、南王冯云山、北王韦昌辉、翼王石达开、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，除此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。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平隘山，在家种山烧炭为业，并不知机。自拜上帝之后，件件可悉，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。天王信用，一国之事，概交与他，军令严整，赏罚分明。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简人氏，在家种田种山为业，天王妹子嫁其为妻，故亦重用，而且勇敢刚强，冲锋第一。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，其人才干明白。六人之中，谋立创国者，出南王之谋，前做事者，皆南王也。北王韦昌辉桂平县金田人氏，此人在家出入衙门，是监生出身，见机灵变。翼王石达开亦是桂平县白沙人氏，家富读书，文武备足。天官丞相秦日昌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，在家与人做工，并无才情，只有忠勇忠义，故天王重信。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劝化，在家之时，并未悉有天王名号，每村每处，只知有洪先生而已。自教人拜上帝之后，数年未见动静。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，广西贼盗四起，扰乱城镇。各居户多有团练，团练与拜上帝之人，两有分别。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，团练与团练一伙，各自争气，各自逞强，因而逼起。起事之时，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，亦有一村隔一村者，故而聚集。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、六川、博白、白沙石同日起义。起义之时，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内密藏，并无一人得悉。那时东王、北王、翼王、天官丞相俱在金田山人村，是平南县所管，与藤县相连。起义之处，与吾家西隔七十八里，俱是山路难行，此时我在家知金田起义之

信。金田之东王，发人马来花洲，接天王到金田会集。到金田有大头羊、大里鱼、罗大纲三人，在大黄江口为贼，即入金田投军。该大头羊到金田见拜上帝之人，不甚强壮，故未投入，后投清朝向提台。至罗大纲与大头羊两不相和，后罗大纲投之天王。到金田之后，移营上武宣东乡三里，招齐拜上帝之人，招齐武乡之人，又上象州招齐拜上帝人马，仍返金田新墟，屯紮数月。当被清朝之兵四周，后偷由山小路而出隘关，到思旺想回，逢着清朝向提台紮营数十座，经西王、南王打破，然后出关。由八筒水而到大旺墟，分水旱向永安州。此时我尚在家中得悉，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经过，自梧州藤县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。因在家贫寒，父养我兄弟二人，弟李明成，家中之苦，度日不能，种山帮工就食。自八岁十岁时，随舅父读书，十岁之后，与我父母寻食度日。至二十六七岁，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。至天王由思旺到大黄墟，分水旱两路行营上永安州，路经大黎，四面高山，平地周围数百里。旱路兵由此经过，是西王、北王、天官丞相罗大纲带，水路兵是东王、南王所带。西王、北王带旱路在大黎里经过，屯紮五日，将里内之粮食衣服逢村即取。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，传令：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，同家食饭，何必逃走。临行营之时，凡是拜上帝之家，房屋俱要放火烧之，家寒无食，故而从他。乡下之人，不知远路，行百十里外，不悉回头，后又有追兵。一路由大黎上永安，打破永安，即在和池屯紮数月。后赛中堂及乌、向大军四方围困，内外不通。后由古苏冲一条小路而过招平，古苏冲是清朝寿春兵把守，经罗大纲带领人马前去打破，方得小路出关。得火药十余担，方有军资，不然，尚未能出此关，困在永安时，并未有斤两之火药也。永安水斗军营，是天官丞相秦日昌把守，清朝之军，是张敬修为将。因打后欲移兵回，被乌

帅大军追赶，杀死我朝男女及兵三千余人。众见势迫，次日齐心与乌军死战，亦杀死乌军四五千。乌帅被伤，在六塘墟身故。自杀胜之后，东王传令：不行招平、平乐，由小路过牛角瑶山出马岭，上六塘、高田。围困桂林一月有余，攻打未下。退兵由象鼻山渡河，由安县到全州。攻破全州之后，南王在全州阵亡。计议即下道州，打永明，破江华县，招得湖南道州、江华、永明之众，足有二万之数。此时追军即向、张两军。后移师到郴州，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，茶陵州亦得数千。后西王萧朝贵带李开芳、林凤祥等来打长沙，此时我为兵尚未任事。西王到长沙攻打，那时天王同东王尚在郴州。西王在长沙南门外中炮身死后，李开芳具稟回郴，天王同东王移营来长沙，实攻打数十日未成功。连开地道数处，放倒长沙大城，我兵不能勇进。外面清朝向、张大军围困，在长沙对面沙州，杀胜一仗，杀死官兵数千。以后攻城，仍然未下。我朝军中有粮而无油盐可食，是以攻城未就。天王在长沙南门制造玉玺，呼称万岁，妻称娘娘，封东、西、南、北、翼王，封王在前，天王称万岁在后，制造玺成。攻城未下，计及移营。欲由益阳县，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，欲取湖南为家。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，改作顺流而下，过林子口，而出洞庭，到岳州，分水旱而下湖北。破岳州得吴三桂之器械，搬运下舟，直下湖北。一攻破汉阳，得汉口，困武昌，然后开道破城，此是东王掌令，李开芳、林凤祥、罗大纲掌兵，攻打二十余日而破武昌。后又未守，直到阳逻，破黄州，取蕲水，蕲州、九江，破安省，俱是水旱并行。那时胡以晃、李开芳、林凤祥带水陆之兵，东王、北王、翼王、天官丞相以及罗大纲、赖汉英等带领水军，得了安庆。未派兵守，赶下江南，将南京四面围困，七日破凤仪门，开道破城而进。水面舟只万余，各尽载满粮食。此时天王与东王尚欲分兵镇守

江南，欲取河南为业。后有一老年驾东王坐船之湖南水手，大声扬言，亲禀东王，不可往河南，云：“河南河水小而无粮，敌困不能救解。今得江南，有长江之险，又有舟只万千。南京乃帝王之家，城高池深，民富食足，尚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？”他又云：“河南虽系中州之地，只称稳险，其实不及江南，请东王思之。”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，故而未往，遂移天王驾入南京，后改为天京。开立军伍，整立营规，东王佐政，事事严整，立法安民，半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，百工亦是归行，愿随营者随营，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。出城门去者，准手力拿，不准担挑。男与女不得交谈，母子不得并言，严严整整，民心佩服。安民者出一严令，凡安民之地，何官何兵，敢入民房者斩不赦，法律严，故癸丑年间上下战功利，民心服。东王令严，军民怕，东王自己威风张扬，不知所忌，一朝之大，是首一人。北王韦昌辉与翼王石达开、秦日昌，是齐心在家计议起事之人，后东王威逼大过，此三人积怨于心，口顺而心怒，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，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。因东王为天王信任，权太重，要逼天王封其万岁。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，不得不封。北翼两王不服，密方杀东王一人。不料北王更将东王统下亲戚、属员、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，是以翼王怒之。在湖北洪山营中，同曾锦兼、张瑞谋赶回金都，计及免杀之事。不意北王顿起他心，又要将翼王杀害。后翼王得悉此事，吊城由南西门而出，走上安省，计议报仇。此时北王将翼王全家杀了。后移洪山之军救宁国。北王在朝，不分清白，乱杀文武大小男女，势逼大重。后来各众内外，并合朝同心，将北王杀之，人心乃定。后北王首级，解至宁国，翼王亲看，果是不差。后翼王回京，合朝同举翼王机理政务，众人欢悦，主有不乐之心，专用安福两王。安王即是王长兄洪仁发，福王即

次兄洪仁达，主用二人，朝中之人，甚不欢悦。此人又无才情，又无算计，一味古执，诚实天性，与我天王一般之意，挟制翼王。是以翼王与安福王三人结怨，被忌压制出京，今而远征未肯回者，因此之由也。今将天王起义及东王杨秀清、西王萧朝贵、南王冯云山、北王韦昌辉、翼王石达开、天官丞相秦日昌、地官丞相李开芳、天官副丞相林凤祥、冬官正丞相罗大纲、夏官丞相赖汉英，一班前任事之由，天王出身之来意，东、西、南、北、翼王合心举义，图谋之实绩，后此人自行相杀，乱事之原，业经载明。

又将李秀成在我朝出身，每年命战征一切情由，明白写清，并未隐瞒。自幼生在广西梧州府藤县宁风县，五十七都长恭时新旺村人氏，父李世高，母陆氏，一路自粤西而来。我本为兵，前之内政，俱不经我手。后至南京破城之后，那时我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。那时冬，东王有令，要在各衙门之中，举出军帅一员，带领新兵。后经东王保我为右四军帅，守把太平门外亲营，此是癸丑年之间。是年八月调为后四监军，在仪凤门外高桥把守。十月之间，即同翼王上安省安民。此时官小，不过听差而已。后春官丞相胡以晃带领人马去打破庐州府，破郡之后，来文调往庐郡，把守安民，此四年之间也，调为指挥之任。至翼王与安福两斗他往，东北王又死，秦日昌因韦昌辉与东王相杀，秦日昌亦死在其内，国中无人。经朝臣查选，查得十八指挥陈玉成、二十指挥李秀成、赞天安蒙得恩、侍天福李世贤这班人出来助国。此时翼王在安省远去，幸我招张乐行、龚得树，这班人马声称百万之众，是以天王降诏来寻，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，把守桐城，保固安省。因翼王与安福王三人不睦，出京远去，军民之心散乱，故庐州被清朝和帅攻破，合城兵将尽亡。那时和帅自下镇江，与张国梁困打镇郡，分军来逼

桐城县，是清朝军门秦定之领兵围困。清朝帅将大小营寨百有余座，自庐郡、三河、舒城、六安、庐江、巢县、无为等处，节节连营，处处严密，困逼桐城。此时我为丞相，力守桐城，保固皖省。那时已有张乐行、龚得树在三河尖造反，李昭寿在我营中共事，李昭寿与张乐行、龚得树有交，特通文报与张乐行，接得文件，当即复文，已肯来投，安省得隐，实我之力也。后见势不得已，知翼王出京之后，将打宁国之兵，交与成天豫陈玉成管带。陈玉成在家与我至好，来在我朝，更加亲密。因命使持文前往宁国，求救于陈玉成，当即准请。未解宁国之围，移军求救桐邑之困，兵由枞杨渡江齐集。我亲自轻骑赶赴枞杨，绘成进攻图式，与成天豫细讲。至桐城之敌军，算我之军，定由对面迎敌，清朝官兵逆面备防，我与成天豫计出奇兵。我亲回桐道谨备制敌之师，俟成天豫奇兵制胜，由枞杨一鼓顺下，攻破无为州，下汤头镇运糟。会迓天侯陈仕章之军，力破汤头清营，抄黄落河，破东关得巢县，分军镇守。成天豫带人马上打庐江，仍然攻破庐邑。派兵把守庐江，即引军上淝河，攻大关包过桐之后，断清军之粮道。桐城地势，一面高山，一面平地，彼军粮断，成天豫由外包来，我领军由内攻出，两面合攻，清军速退，分三路追赶，破舒城，得六安。此两处之民，投我者数万之众。当过六安，上三尖河，招引张乐行。那知张乐行先发，龚得树、苏老天半路相迎，当即计破霍丘县，攻破北城，交张乐行为家。那时成天豫引兵破正阳关，攻寿州未下，扯兵直上黄松两处，与曾帅交锋，同清将李续宾对战。在松子脾失利之后，与清将胜负未分。那时朝中无人掌管，外无勇将，只有我与成天豫，各有兵众，朝中议举陈玉成带兵外战。后见我堂弟李世贤少勇刚强，又加选用，又得一蒋朝用，世贤次之。蒙得恩久日在朝，是天王爱臣，永不出京门，后封为正掌率大

臣，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制，连我与陈玉成亦归调度。自翼王出京之后，死东北王之后，至蒙得恩手上办事，人心改变，政事不一，各有一心，主上信任不专。因东北翼三王弄怕，故未肯信外臣，专信同姓之重。那时各有散意，而心各有不敢自散，因闻清朝将兵，凡拿是广西之人，斩之不赦，是以各结为团未敢散也。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，解散久矣。后有人奏闻天王，各有散意，即加恩惠下，各有振作同心。自此一鼓之锐，振稳数年。此时成天豫陈玉成屯在太湖潜山，我屯在六安、霍山，曾轻骑约成天豫赴安省会议云朝中这乱如何停止。斯时天王加封我与陈玉成二人，陈玉成又封正掌率，仍任成天豫实任，那时我为合天侯、任副掌率之权，提兵符之令。我自为兵出身，任大责重，见国乱纷纭，主又蒙尘，尽臣心力而奏谏，恳我主择才而用，定制恤民，申严法令，肃正朝纲，明正赏罚，依古制而惠四方，求主礼而恤下，宽刑以待万方，轻世人粮税，仍重用翼王，不用安福王。因此奏谏，当被我主降诏革除我爵。后再复一本，将天下之大势情形，并陈奏谏之来历。奏本由朝臣手过，见我本章明顺，朝臣亲上殿奏谏，仍复我职。那时和帅困我镇江，内外不通音信，内又无粮，外又无救，翼王远逃。那时朝中无人，独我与陈玉成二人有兵多众，故调我下救镇江。当时由皖省赶上六安，全军调下，救出镇江之兵，失去镇江之城矣。那时清朝和、张两帅，引军攻打句容。那句容县天王守将是袭职夏官丞相周胜富把守，战攻数月，被和张两帅打破，来困天京。此是第二回困天京也。此段放下，先说明向帅头困天京之由。向帅同张国梁带有满兵数千，汉兵二三万之众，自孝陵卫紮至朱洪武坟这边，东南紮至七瓮桥为止，那时向帅困我天京。那时镇江亦困，困镇江清帅姓吉，是满州人氏，营紮九华山、丹徒、金山一带。仪征清帅不知姓名。我朝镇江守将

吴汝孝，那时我尚是地官副丞相，合同丞相陈玉成、春官丞相涂镇兴、夏官副丞相陈仕章、夏又正丞相周胜坤等，下救镇江，此是初困之救兵。进镇江汤头，与张国梁连战十余日，胜负未分。后清朝吉帅从九华山发兵来，与张国梁会战，我亦选集锐军，两家迎敌，大战于汤头。两无法处，我欲救不能。吉张破我不下，两边按寨对紮，两不交战说话。当与各丞相等计议，派丞相陈玉成坐一小舟，冲由水面而下镇江。水面皆是清军，炮舟拦把虽然严密，陈玉成舍死直冲到镇江。当与吴汝孝计及抽军由内打出，我带兵由外打入。后查汤头有小河由大江岔通山内，清军由此河边紮住。此地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水，两进为难。后我军移靠汤水山边，下汤头靠河边，两家难进处所。清军营寨概移入汤水山边，堵我进兵之路。那时镇江不应绝命，吴汝孝、陈玉成已由内打出，我在外高山望见镇郡人马出来，是夜亲挑精锐之兵三千，我亲带由汤头岔河而过，将清军旧营修紮，天明原紮汤水山边。丞相陈仕章、涂镇兴、周胜坤等出军与吉张两帅制战，吉张不知我出奇兵袭，由汤头岔河而过，至午未时，方知我袭其后路。汤头岔河隔汤水山边二十里，那时镇江吴汝孝、陈玉成之兵亦到，两下接通，欢天喜地，内外之兵，和作一气，大锐声张，与吉张两帅答话。次日开兵，吉张兵败，失去清营十六座。是日当即扯兵而下镇江，屯在金山金鸡岭九华山脚，与吉帅大营相对。吉帅防我攻其大营，处处严密防守。是夜调齐镇江舟只，由金山连夜渡过瓜州，次早黎明，亲领人马同陈玉成、涂镇兴、陈仕章、吴汝孝力破土桥，清军又败，红桥以及卜著湾、三岔河、清营尽破，大小清营一百廿余座，闻风而逃，当即顺破扬州。后将扬州一带粮草运入镇江，自在汤头岔河及汤水山边把守。独留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带领人马把守吉张旧营，是堵后路之意。破土桥后，得扬州

取粮回镇郡，事完，领兵回京。那汤头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把守吉张两帅旧营六个，自我与陈玉成、涂镇兴、陈仕章破过土桥之后，此处周胜坤所守之营，仍是吉张两帅破去，周胜坤兵败。吉、张两帅将此营坚紮，加工修理，绝我归京之路。斯时无计可施，全军概在扬州仪征，欲由六合县上浦口回京。后经张国梁知道，带兵到六合防守，又未及回，不得已各尽心拼命，合为一气，仍由金山渡江而回。过到金山，那时张国梁在六合未回，当即领兵攻打高资，吉帅由九华山带兵来救，当被我朝军兵逼吉帅逃入高资山中，吉帅自用短洋炮当心打死。清兵见主帅自死，各军自乱。后悉知清朝吉帅身死，营中无主，即移营赶下九华山，次日早晨全军俱集九华山脚。吉帅之营七八十座，军中无主自乱，不战自走。吉营失过之后，张国梁由六合赶至，救之不及，兵屯丹徒镇。后将我得胜师，前往丹徒，与张国梁见仗。是时镇江守将吴汝孝，带领人马千余，前来助战，将张国梁马军先破，步军并进，张军败，次早行营回京。汤头旧清营，见九华山营失守，凭我军直上到京。东王下令，要我孝陵卫向帅营寨攻破，方准入城。将我镇江得胜之师，逼在燕子矶一带，天天屯紮，逼得无计，将兵怒骂。后亲与陈玉成、涂镇兴、陈仕章入京，同东王计议，不欲攻打向营，因其久紮营坚，不能速战。东王大怒，不奉令者斩，不敢再求，即允行战。次日开攻移营，由燕子矶姚坊门紮寨四营，摇化门清将，是向帅发来镇守，我自此屯紮。次日张国梁已由丹徒返回孝陵卫，是早引军与我迎战，张军败阵，仍回孝陵卫，我等移营摇化门。次日张国梁复领马步前来，翼王亦带曾锦兼、张瑞谋等引军助战，清军满兵马军先败，次即向、张所领汉军亦败也。是日向、张救摇化门未能，自军败阵后，被我四面追赶，当即攻破孝陵卫满汉营寨廿余个。是夜向、张自退，我兵并未追赶。

后东王传令，将向、张营札器械什物，运齐入城，令我与陈玉成、涂镇兴、陈仕章等，领兵追由句容而去。顺手而得句容，并下丹阳。斯时向、张已到丹阳六七日矣，两家并力迎敌。是日向、张军败入城，并不出战，坚守城营，我力攻未下，清军精锐养足。此时我朝之兵，战久未下，兵士少有战心。后军张国梁分军迎敌，在丹阳南门外大会一战，两不高下。此时向帅困在丹阳，又失去孝陵卫大营，官兵失散，又被逼丹阳，是以向帅自缢而死。张国梁与向帅拜为契爷，他见向帅自缢，故而奋身再与见仗，后被张国梁攻破丹阳南门外我朝营盘七个，杀死数千人。南门守营之将，是十三检点周得贤，炮中身死，余军逃散。此员战将，勇敢有余，众军见此员战将战死，攻打丹阳，又不得下，各有畏意。那进人人已有退缩之心，无计可施，只得把全军攻打金坛，亦未能得。连打廿余日，与张国梁战。那时李昭寿亦在其场，攻城未完，然后移营回紮丁角村，离句容廿五里。东王被杀，正是此时之事，此是天意。若向帅未败，仍紮孝陵卫，遇内乱之时，那时在乱，京城久不能保矣。逢向帅败过而乱，此是天之所排，不由人之所算。在六年之间乱起，自杀东王之后，又杀北王。杀北王之后，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。那时三河有军把守，守将是洪成春，具文到京告急。三河有庐郡清军围困，当调我领本部人马去救三河。军行到无为州，三河败退，随失庐江。那时张国梁之军，败而后振，进兵攻打句容，句容守将周胜富大败，清将收得句容。连日传闻，张国梁困于镇江之后，同和帅复困南京，此是八年之战已。那时营中无将，国内无人，翼王将天王之兵尽行带去，杨辅清已在福建，韦志俊被逼林泉，林绍章困在湘潭，失军革职闲居，林启容被困于九江，黄文金在湖口有清军制困，张朝爵、陈得才孤守皖省，陈玉成那时虽旺而官亦小，斯时在小孤山华阳镇一带。那

时国内分张乱政，独有蒙得恩、李春发二人，不能为事，有安福王押制，此八年之间也。和帅、张帅困天京，得幸粮米丰足，件件有余，虽军兵甚少，食有余而各肯战，故而坚稳也。张国梁之广兵虽精，未有曾帅之兵力勤劳，广兵好勇而心不齐，虽有满兵数千，未有曾帅南兵之壮，是以八九年之困不碍。和张二帅军饷，出在福建、广东、苏杭、江西之助，那时上有皖省无为、巢县、芜湖，有东西梁之固，有和州之屯粮，又有南浦之通，虽被德帅攻破西浦，尚有和州之上未动，京外兼有余粮，故而稳也。稳过之后，和、张、德三帅围困虽严，斯时朝臣荐用我弟李世贤，带我原日旧部士将，屯在黄池湾，斯时朝政悉归我一人提理，主信我专，令法得严，故稳固也。那时东北已困，独有南门，将那革职林绍章调其回京，后保为地官又副丞相之职，调任京务。那时观势不同，外无调度之将，不得已先与朝臣计议。我欲出京外调救解，众人苦留，主上不肯。又过数日，复鸣钟击鼓，朝堂传奏，见事实实不能，故而强奏，击钟鼓之后，主即坐殿，专心力奏。斯时朝不当绝，劫未当满，主上复明，故即准奏。次日出朝，将京中之事，概行清白，交与蒙得恩、林绍章、李春发掌营，奏免不准长次兄理事，交清朝中政事，辞主而出朝门。由南门一日一夜赶到芜湖，与弟李世贤斟酌，一人敌南岸，一人敌北岸。斯时清军势壮，四面皆军，人心又乱，又无逃处，且初任重事，又不周详，糊涂而作，此时固未当绝，乱作而成，乱行不错，故而保至今也。那时韦志俊与陈玉成，同进固始、商城等处，天王欲治韦志俊之罪，又经我在天王驾前力保，后封其为定天福之职，即与陈玉成合队。那时陈玉成欲上德安招足人马，而救天京，那知天不容，去在罗田麻城，一败而回，在太湖潜山屯紮。此是八年五六月之间也。陈玉成去远，李世贤力挡南岸，我独在芜湖，将部下

精兵五千余众，一由芜湖渡江，一由东梁山渡过西梁，皆到含山齐集。那时部将独有陈坤玉、萧招生、吴定彩、陈炳文而已。在含山之齐集之后，和州失守，清军屯紮廿余营，不得已破昭关，顺流而下和州。先攻破何林铺清营，然后破和州廿余营，德帅两浦救兵赶到，和营早破，救之不及。那时我引军先取全椒、滁州、来安，分浦口德帅之势，各城已破，德帅之势已分，奈无兵可用，取到来安为止。后胜官保马军来敌，连战数场，我军失利，退守来安，仍回滁州。后将滁州交与李昭寿镇守。李昭寿在我部下，我无不重情深待。我部下旧将见我重待李昭寿，各又不服。至昭寿之兵，最为多事，以致扰民，逢到州县要任其支取，不然，即要扰民，州县佐将，被其打责，后因闹事，不好见我之面，故有变心而降大清也。李昭寿在我部下，扰乱民间，与守将闹事，我并未责其半言。后献滁州降大清，我亦未责，将其在京所配之妻，瞒我天王偷送还他。此段说完，又说我独自一人，无计解救京围，此是八年之话。交滁州与李昭寿后，我自守全椒，无兵可用。主与我母被困在京，那时在全邑，日夜流涕。虽招有张乐行之众，此等之人，不能调用，只有部将陈坤封、吴定彩、苏招生、谭绍光、陆顺德各将，愿拚死救京都。当调精锐不足五千，欲先扫清两浦，隔江通信，以安京内人心。每日在全邑演操精熟，即由全椒下大刘村，安营紮寨，由桥林进兵两浦。那知德帅由浦口，调集马步万余，到大刘村迎战，外有胜帅马军三四千。头几仗我军取胜，次日开仗，我军大败，新旧之营，概行失守。失去军兵二千余，败军皆到汤泉一带，我带数骑而转全椒。那时真苦之不尽，流涕不尽，实无良策。后通文各镇守将，凡是我朝将官，概行传齐，择日约齐到安省枞杨会计，各处将臣俱依约而来，此是八年九月中。那时陈玉成由罗田麻城败转不约而到，各誓一心，订约

会战。陈玉成之兵，由潜山过舒城，破庐郡出店铺，攻梁固、定远，此时攻定远，是陈玉成令吴汝孝带领龚得树之兵围攻。陈玉成由界牌而下滁州，斯时我已由枞杨回全椒，整队即领人马，到滁州、乌衣，会遇陈玉成。那时德帅在浦口，发动人马，由小店而来，乌衣胜宫保之马军，亦由水口而来，马军押战，大战于乌衣。那边德胜两军，这边陈李两将，两家交兵，胜德两军败阵，我军乘胜而追，那德军失去千众。次日到小店，遇张国梁由江南统带精锐前来救解小店，张军败，顺势追下浦口。陈玉成攻德帅之前，我攻德帅之后，德军又败，死于浦口数千人。此时得通天京隔江之信，此是一救于天王。后陈玉成去攻六合，我上天长到扬州。此数处俱无清兵把守，随到随得，独扬州有兵，不战自逃。扬州知府被拿下降，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，发盘川银三百五十两，斯时兵少，不守扬州。陈玉成攻破六合之后，忽有安省告急，黄梅、宿松、大湖、潜山、石牌、桐城、舒城一带，被清朝将帅李续宾攻破，一日五文前来告急，故陈玉成无心下，当即扯兵上救。至京后奏天王调我同往，伊先行扯兵上去，我随后而往，直由巢县而进。那时三河复守之时，是吴定规，被李续宾逼困甚严。成天豫陈玉成，那时已封前军主将，领军由巢县到白石山金牛而进，包三河之后，断李续宾后路，塞舒城不通三河李营之救。斯时李军见陈玉成之军，屯紮金牛，欲四更扑到主将营边。依续宾要黎明开仗，李家部将要五更开仗，李云：“陈玉成兵壮，恐战未成，各将岂不误我之事？”是以五更未开战也。若依其五更开战，则陈玉成之兵必败。黎明之时，陈将之寨，即被李将攻破。追陈将之兵，忽冲过于金牛去矣。天色未明，濛露甚大，只闻人声，不知响处，那知陈玉成尚在李续宾之后，李将追过陈将之前，陈将在李将之后杀出。那时李将始知陈将由后杀来，复军回敌，

李军自乱，死去千余。查白石山隔金牛廿五里，那时陈玉成奏调我往，天王封我为后军主将随后而来，是早在白石山十余里屯紮。我听闻金牛洞炮声不绝，知是开战，我亲引本部人马向三河边近而来，正逢陈李两将军迎敌，离李将营前七八里交锋。陈玉成见我兵生力一壮，破李续宾阵门，阵脚一动，大败而逃，围李将于营中。那时清军外无救兵，三河隔庐郡五六十里，因陈玉成派吴汝孝把守庐城，舒城李军隔断，欲救不能。后李将见救不及，营又累困，竟尔自缢，后李将全军，多半落在陈将营中。那知湖南之人闻军行到半路，不及防备，被杀死陈将之军数十人，后陈将传令杀尽。自此之后，各已陆续自逃。我与李将卒战三河之后，当与陈玉成两路分行，陈玉成靠舒城而出大关，我由三河至庐江，到界河。斯时桐城被李将攻克，派将在此把守。我与陈玉成在桐邑吕亭驿会议分兵，陈将与李将人马战过，底细甚知，我未与战，其地又生，派我由孔城而进桐城斗铺，陈玉成由孔城而进桐城。清军见三河失去，李续宾之好将各有惧意，少有战心，故而又败。我军越四门爬城而入，我由斗铺而攻，当已夜矣，清军营寨，日夜追逃，杀死不少，是夜收复桐城，息兵三日。那时安省已困，内外不通，自三河一战，桐城再战，安省之围自解。此自一解天京，得浦口而通之，连向帅算来二解也。那时陈玉成军由石牌而进宿松，其军乘胜遽至宿松，被湖北将官马步打散而回。陈即派其部将李四福，领一军由青草壩进黄泥港，向石牌之上去助宿松之军，不知宿松到黄泥港被清军马军冲失一队，未及助宿松，故宿松大败，已致两误不成。陈玉成总要得宿松，庶可安省稳固。斯时我由潜山而进，太湖两处清兵自退，收得此二城，由陈玉成派将把守。陈玉成自宿松之败，仍回太湖与我会议，欲节节连进二郎河，我不愿从，又屡言妙计，不得已而从之。当即分路进

兵，上二郎河会鲍军。闻多将军之兵，一由二郎河而来，一由宿松而来，马步并进。陈玉成之军，先败死万人，其营概被鲍军所得，渠被鲍军逼至山上，又死数千。独剩我大营六座未破，被困至夜，多鲍收军，我冲阵而去。是夜仍退回太湖，陈玉成亦至，军紮太湖。渠自回安省，我引军回巢县、黄山，息养过年。那时江浦是薛之元镇守，九年正月内，投降清朝，将浦城献降。此时李昭寿在滁州乌衣小店，连营接连江浦，浦口亦是李昭寿屯兵，此时又是为三困天京矣。那时我尚在黄山，救之不及，得悉江浦之变，赶下浦口城内，一片空城，城外有昭寿之兵，不得已屯兵浦口，暂通天京之路。所幸那时有六合、天长、和州、巢县、无为之势。厥后南岸张帅加兵来战，两浦又被困紧，不得已追调前军主将陈玉成赶军下救，得由庐郡梁园而至。那时有和张之军数万，围困六合。困六合清将张帅部下姓朱，广西人。陈玉成先攻打六合，头一战未成，即将兵赶下，声张困打扬州。那时朱军屯在六合，东门一带四十余营，其实攻扬州，是分朱军兵势，复兵回袭之计。朱军战士调救扬州，被我复兵隔断，内无战兵，外救不能速至。后江南张帅分兵来救，在陵子口交锋，一战张军大败，是夜朱军尽退，六合之围遂解，朱军失士甚多。后我同陈玉成引兵回浦口，将清朝周将困浦口五六十营攻破，自六合班师上浦，与清帅张国梁，及其部将张玉梁、周姓等战五六日。张国梁兵败，周将见主帅兵败，将士心寒，皆无守战之心，中有大江之隔，故而浦口清营不能守，失去营五六十个，退到河边，不能再退。其上有浦口未退，那时独通京半边之路，此是四困京城之小解围也。自攻破浦口、六合之后，楚军又由黄梅、宿松而来，上路又来告急，前兵主将，扯兵上救，我要保浦口，不能前去。我守浦口日久，内无军饷，外又无救兵，南岸和张两帅之兵又雄，不敢见仗。营中

火药炮子俱无，朝无佐政之将，主又不问国事，一味靠天，置军务、政务于不问，我在朝，实无法处。力守浦口，后又被见疑，云我有投清朝之意，天京将我母妻押到对江，不准我之人马回京。那时李昭寿有信往来，被天王知道，恐我有变，封我忠王，乐我之心，防我之变，我实不知内中提防我也。此时虽而受逼，我乃粤西之人，路隔千里，无门投处。我粤人未能散者，实因无路可走，故而逼从。我今临终之候，亦望世民早日平安，间言粗表，恳容见谅。今将我在浦口被逼之后，陆续陈清。那时江浦，上是张帅之军屯困，我见时势不同，轻骑回京奏主，主又不从，在殿上与主辨白，问主留我镇浦口，则外应救望何人。前军主将陈玉成，在潜太黄宿与楚相敌，不能移动。韦志俊业投清朝。刘官芳、赖文鸿、古隆贤徒有贤名，未能为用。杨辅清为中军主将，在池郡殷家汇东流，亦有曾帅之军制战。左军主将李世贤，已在南陵湾沚一带。京城四门，俱被和张两军重围深濠。朝内积谷无多，主又不准我出，谁为外救？与主力辨，当被严责一番，又无明断下诏，不问军情，一味靠天，别无多话。不得已再行强奏，定要出京，主见我无可再留，准我出京。当即将浦口军务交与黄子隆、陈赞明接镇，自浦口动身，到芜湖，三四日之间，浦口城外靠大江边营盘，概行被张帅之军攻破，九洑州亦已失守，此时京城又困，此是五困京城矣。张和两帅密密加营，深濠更深，合朝无计，京城困如铁桶一般。此时我朝气数未尽，不应绝命，人心再振。我在外四路通文，各处肯从我意，任我指挥。自困天京五次皆苦我一人用尽心力，和气待人。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名号者，实在我舍散银钱，不计何军将官，与我对语，亦必厚待，民间苦难，我亦肯给资，故而内外大小，人人能认我李秀成者，因此之由也。非我有才，朝中非我之长。我王重用者，第一幼西王

萧有和，第二王长兄洪仁发、王次兄洪仁达，第三干王洪仁玕，第四驸马钟姓、黄姓，第五英王陈玉成，第六方是秀成也。英王死后，主将之事，交与我为。那时天京困紧，实实无计。十年正月初二日，由芜湖带领人马到南陵，过青弋江马头，由宁国高桥而过水东。那时宁国清军，防我攻打宁城，谁知我由水东顺过宁城。两日两夜，赶到广德州，当即攻破广德，留陈坤封、黄炳文把守，我亲带部将谭绍光、陈顺德、吴定彩等，由广德动身到四安。四安，有张国梁之兵把守，是日即与官兵对阵，拼力来迎，张军败阵，攻破其营，收得四安。下红心，会家弟李世贤之队，并力计攻湖州。那时湖郡不须多人，将此城交与世贤，我扯本部人马，由庙西到武康，日夜下杭郡，止有六七千之众，困住杭州五门。三日三夜，攻由清波门而进，攻破杭州。非人力，实实天成。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锋打破杭郡，并非人力之所为。我因见和张两帅困我主及我母亲在京，知和张两帅军饷出在杭州、苏州、江西、福建、广德，故出此奇兵，扯动和张两帅江南之兵。我好复兵而救天京之围，非有心去打杭州也。打入城内连战数日，满营未破，后和张两帅，果派江南救兵，来救杭州，合张玉良统带到杭郡武林门，两家会话，知是江南和张之兵分势，中我之计。次日午时，在杭州新制造旗帜，以作疑兵，此是兵少退兵之计。不意张玉良果中我计，退出一日一夜，未敢入城，我故而得退不碍。此时我朝不该绝灭，谋而即中。于今气数已满，谋而不中。以前至今，亦是此人任事，而今计不中，而失京城，亦是我主无福，清朝有厚福而成全功。此段放下，再将杭郡退出，来解京城之围，张和兵败之情节，一一详呈，说清之后，再又说天京之情。自追出杭郡，由余杭过临安，行天目山，出孝丰，到广德。那时我行前，张玉良之兵行后，张兵图杭民财物，不肯追我。查广德到天京

三百余里，杭州至金陵八九百里，弯弯曲曲，千里有余，是以张玉良回救天京不及，此解京乃有天合，不然，不得成此美事也。至杨辅清早日有文，约其会战，救援京城，刘官芳、赖文鸿、古隆贤通文亦至，侍王亦至，但在见平大会，此是天机，即是四明山之会，一样之情。由会议之后，当即分兵，杨辅清带领人马攻高淳东坝，李世贤攻溧阳，刘官芳亦至。此时处处成功，辅清得溧水秣陵关，侍王李世贤得句容，我由赤沙山而来，一路并未攻打城池，直到雄黄镇。和张两帅分兵屯紮，大营十余个。斯时侍王亦到，大齐会战。与张帅之军，两家对阵，张军大败，攻破雄黄镇。时清畏忌，不敢交锋，次日进兵由上山而来，辅王由秣陵关至南门。英王陈玉成自潜太早已扯兵下江浦，那时我与杨刘李等俱在南岸，英王并不约而来，知来兵到南岸，渠由西梁渡江，顺由江宁镇而来头关板桥善桥，那时各军俱到。我由姚巧门而进紮荆山尾，陈坤封、刘官芳由高桥门而来，侍王李世贤进北门红山而至，辅王杨辅清由秣陵至南门雨花台，英王陈玉成由板桥善桥而入。和张两帅之兵，前不能救后，后不能救前。雄黄镇战败一仗，张玉良带江南精兵，去救杭郡未回，被我军隔断于外。和张两帅之粮出在苏、杭、福建、广德、江西等处，俱被隔断，营中粮饷不继，我朝之兵又众，是以一鼓而解京围，此六解也。那时虽解京围，攻破和张两帅营寨，未杀多人，俱连夜全军退出，直下镇江丹阳屯紮。和张军死者三五十人，散者多也。散下苏常，和张之兵，陆路抢民间物件，众百姓怒之。此时我朝军威方振，何至有今日之难。六解京围之后，并非主计，实众臣愚忠而对天王。我为其将，随军许久，未乐半时，只有愁烦，自六解京围之后，军威更胜，将士更多，缠身难谢，日缠日重，更难离身。自此六解京围，亦降诏奖励，并未令外战臣见驾，朝臣亦是未见。我主

不问政事，只是教臣认实天情，自有升平之局。自后息兵三日，天王严诏下颁，命我领本部人马去取常苏，限我一月回奏。人生斯世，既为其用，不得不从。当排队伍，择日行军，由丹阳进发，三日队到丹阳，张国梁兵屯丹邑。次日开兵，在丹阳大南门迎战，张军死败者不少，张帅死在丹邑南门河下。军士寻其尸首，用棺木收埋在丹阳宝塔根下。两国交兵，各扶其主，生与其为敌，死不与其为仇，因代收埋。得丹阳之后，顺下常州，那时张帅水旱俱败于丹阳。至常州城有苏州发来之众，并遇张玉良由杭郡回来之军，概屯常郡，大小营寨四十余营。是日军到，次日开兵，两家会战，张军又败，其营尽破。金陵和张大营已失，外兵未有战心，俱未会战而逃，连攻数日，常郡自降。入城之时，郡内之人，并未杀害，惟畏威自投水者有之。随即安民，息兵两日。赶下无锡、常郡，张玉良军屯无锡。何制台自行偷搬家眷下舟他逃，不知去向。我军下到无锡，张玉良又已安好营寨，四门稳紮。后又有镇守宜兴清将，姓刘，是广西东乡人氏，是何职分，我不知。后渠由宜兴而至无锡，助张玉良之战，其军坐舟由太湖而来，正到无锡之后，张军与我军迎战。两阵交锋，连战一日一夜，我见张军败而复胜，我军约死数千人，亦算清朝之好将。后我领我亲军护将，由惠泉山而下，力攻西门，张军水旱败，得无锡。当即息兵安民，暂息二日。那时和春自江南大营失利败军之后，和张两帅，各走一方，张帅计屯丹邑，以保苏常之稳，和春独一人而下苏州，舟往浒墅关，听见副帅张国梁战死丹邑，和春在浒墅关自缢而亡。我得无锡之次日，行营而下苏郡，初到阊门，将分困各门。看阊门街房等村百姓，多有来迎，街上铺店房门首，俱贴字样，云“同心杀尽张和两帅官兵”。民杀此官兵者，因将丹阳之下到苏州，水陆民财概被其兵抢掳，故恨而杀也。自将苏城各门

紧困，城内之兵，因前锡、常告急，其兵调尽来堵，城内无兵，后有守城之兵，俱是金陵退下之兵。张玉良一人在内，其余清将自失金陵及丹、常、无锡等处，兵心寒而畏威，外又有民家之逼，有李文炳、何信义、周五等献城来降。此等是广东之人。张玉良见兵势如此，带本部人马，由舟门而出，上杭州自行，败退数百里。到杭不开城门，甚有怒意，兵屯林武门外，愈扰于民。那时省城守将，两有怒意，自李文炳、何信义等献苏城而降，我即引兵入城，收其部众五六万人。自我收得苏城，未杀一人，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。满将多员，俱未伤害。各欲回家无盘川者，我给其资，派舟送往。得城之后，当即招民，苏民蛮恶，不服抚恤，每日每夜抢掳到我城边，我将欲出兵杀尽，我万不从，出示招抚，民俱不归，连乱十余日，后见势不得已，我亲身带数十舟只，直入民间。乡内四处之民，手执器械，将我一人困在于内，随往文武，人人失色，我舍死一命来抚苏民，矛枪指我，我并不回手，将理说明，民心顺服，各方息手，收其器械。三日，将元和之民先抚，七日将元和吴县长洲安清平服，以近及远，县县皆从，不战自抚，是以苏、常之民归顺。那时张玉良兵退杭郡，我顺追而得嘉兴。自得嘉兴之后，即停兵安民，俱未征战。后张玉良在杭郡，将兵养盛，队伍整好，进兵来攻嘉兴。嘉兴守将是求天义陈坤封、朗天义陈炳文。清帅带大小军营四十余个，将西南两门困紧，攻倒嘉郡城池，幸将兵合力，不然，嘉郡早失矣。此时嘉兴告急到苏，谁知青浦县被洋兵领薛抚台之银来攻青浦。该县守将周文嘉，幸此将有才，不然青浦失矣。周文嘉告急，不得已六月中旬，由省带领人马先救青浦。是日由省开舟，次日到浦，当即开兵。洋兵迎战，两阵交锋，自辰至午，洋兵大败，杀死洋兵六七百人，得其洋枪二千余条，得其大炮十余条，得洋刀三百余口，

得其舟只数百余条。当解青浦之困，顺流破得松江，直引兵去攻上海。斯时有上海夷人来引，外又有汉兵内通，故往也。军到徐家汇，隔上海十八里屯紮。离上海九里处所，紮有清朝营寨四个，那时我部将蔡元隆、郜永宽提队。是日天气光耀，四面无云，出兵到九里地方，与清将会战，他见军到，弃营不守。正当用力进兵，上海城内有谨备迎接我者，忽然天暗，风雷震动，大风大雨，兵马不能起身，立脚不住。后未进兵。后洋兵及清兵恭迎，未见我到。薛抚台是夜知洋兵有通情等事，复即加银，请得洋兵一二千保守此城。清军通我未成，这班人马概被抚台杀之，其事不成。在徐家汇红毛礼拜堂暂屯数日，后嘉兴告急到来，不得已移军由松江浦邑而回。由关王庙到嘉善、平湖，此两处有清军把守，一战而破两城，顺至嘉兴，解嘉兴之困。是日上城观阵，观清军动静如何。次日开兵，连战五日。分一军上石门断张玉良浙江之来路，苏杭各地有军屯者，万不能行。四方皆水，无有别路可行，是以张军见兵困断其后，其队大小将兵，俱献营来降。独张玉良见阵交锋，其余尽降，故张玉良不敢再战，亦自逃回杭州。解围已定，我亦班师回省息兵。此时七八月之间，以近省之民，亦有安好，亦有未安好，此外尚有难民，当即发粮发饷以救其寒。各门外百姓无本为业，亦计给其资，发去钱十万余串，难民每日施粥饭。苏属百姓应纳粮，说并未足收田亩，亦是听其给追，并不深纳，是以苏属百姓之念我也。自解嘉郡围之后，回省正是八月中旬，天王严诏颁到，命我赶上游领军到此。那时正无良计，忽有江西德安县、随州、义宁、武宁、大治、兴国、蕲水、蕲州、武昌、江夏、金牛、宝安、蒲圻、嘉鱼、通山、通城等有起义四十余名，具禀差使到苏，公呈降表投军。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复奏云，我招集此等之人数十万，再行遵诏往北等因。主本不从，我强行

而止。当即派军选将而行，将苏省军民之务，交与陈坤封接任。军民安妥，一一交清，随即由苏动身到京，将来情启奏，不欲到北。我主盛怒，责罚难堪，此时亦无法处，管主从与不从，我在苏答应，江西、湖北肯降民之多，应该前往接应。故而逆主之命，信友之情，出师而上江西、湖北。在京时，当与合朝文武在我府会集，声言众位王兄王弟，凡有金银，概行要买米粮，切勿存留银两，买粮为首。今收得苏常，下无再困，下困而来，利害难当。前困是六困，乃张和之师，七困定是曾帅。此军有中堂之善算，将官之用命，南军能受苦坚，军民常胜，未见败过，倘若来困，必然严紧。若皖省可保，尚未为忧，如皖省不固，京城不保，各速买粮，我奏主亦然。如是主责我曰：“尔怕死，朕天生真命主，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。”我只得退出自叹，因教蒙得恩、林绍璋、李春发坚守江东门雨花台营寨为首，各要买粮。我这出京四百余日，方见我信，合城文武遵我之言，果买米粮。那时洪姓出令，非洪之票不能出，要票出京者，亦要银买，方得票行。众欲买粮者，无票不能买也，得票买银，回者重税，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。今日之国破，实洪姓之自害也。此事不提。当即行军由太平芜湖繁昌而集，上石埭到黟县，遇鲍军会战。头一日我军取胜，次日鲍军取胜，杀我军数千人。当即解改道，不由黟县，由箬岭到徽州，过屯溪上婺源，到常山过年。十一年正初，由常山动马，上玉山广信河口而行，到建昌屯紮，攻打二十余日未下，外有清军来救，是冲天炮李金旂带兵。当与其战，其兵与我兵并不交锋，二家和战，其兵少，我兵多，故和战也。后将建昌之军撤退，由抚州湾上宜黄到樟树、新淦一带屯紮，计欲过江。斯时水涨满川，对河团练自丰城那河边屯到吉安之上，既不能退，亦不能进，又无舟只，大江中有清军炮船，连即新淦。屯紮数日，不意河

水已自退干到底，与我兵过河。过到吉安而上瑞州、北州，本不欲紮，此处百姓坚留，故将瑞州所属各县屯紮安民。义宁、武宁一带湖北各县，俱已屯兵，一面安民，一面将湖北、兴国、大治、武昌、江夏、通山、通城、嘉鱼、蒲圻一带，具稟来降之人招齐，大概三十万之数。后鲍军由池州扯兵到瑞州府，湖北胡巡抚兵亦来，离金牛、宝安二三十里。那时正逢六月之中，所招之兵，俱未经战，是以未敢与鲍军开仗。那时家弟李世贤亦由徽州而到景德、乐平一带，与左宗棠对敌。侍王李世贤在景德战胜，到乐平一败，失军万余。黄文金、胡鼎文、李远继由东流、建德、饶州一带，与中堂部将临敌，未与李世贤相应。刘官芳、古隆贤、赖鸿文这枝人马在后，由洋栈门而来，祁门有中堂在此屯紮，后刘官芳之兵，亦被中堂之兵打破，死二千余人。黄胡李之军亦被中堂之兵将制战，不能为事。家弟李世贤乐平一败，退由河口而下常山。我自在金牛、宝安招得新兵，不与鲍、胡军战，一因兵新，二因接李世贤来报云，乐平之败，赶我复回。那时曾九帅又困安省，英王陈玉成解救不能，又调黄文金回来助救皖省，刘官芳被中堂部下战败而回，是以当即招湖北等县全军尽行同日收兵赶下，以接护李世贤之军。一由义宁州而回，一由武宁而回，一由德安而回，俱到瑞州齐集。那时安义、奉新、新昌一带百姓作怪，抢我由瑞州上下解运军饷，后由此经过而问其罪，杀其为首二十余人。此事办清，全军遍地而下瑞州等县，亦是退尽。先有冲天炮李金旂带有清兵十余营屯紮阴纲岭，与我部将谭绍光、蔡元隆、鄧永宽等迎战。两军对阵，李金旂兵败，其将概已被擒，全军失散。拿其到部，见李金旂是勇将有名之人，心内痛惜英雄，故未杀害。当问其来情肯降否，他云：“被擒之将，不杀愿回。”我后见其语未有从心，仍然礼待，并未锁押，悉听其由。过了数日，发盘川

银六十余两，不受而去江西。后闻被杀，此人不是肯降，实其被擒，杀之可惜。我自湖北回到瑞州，向临江而来，过樟树，大队过齐，宗弟李恺运、李恺顺二人由樟树那边河边而下。那时知家弟李世贤尚在乐平，不知退下常山，是以由樟树那边河而下，河中用木排而行，欲到江西会队。后家弟由那边河下，忽遇中堂派令鲍超一军亦到，在丰城对面紮二十余座，中隔一山，我并未悉有中堂派有此军而来。家弟在高山一望，见鲍军多，当住难进，陆续退军。全军退尽，鲍军后追来。我军过尽，到有一小河，前此河是我军搭桥，后被百姓撤开，到此无桥可过，后有追兵，我兵游水而过。将已过齐，鲍军亦到，此时伤我军数十名，仍回樟树。因连吹四五日大风，舟不能动，鲍军不得过来。我已行去三四日，过了抚州浒湾，方知李世贤下常山。当息兵三日，下河口，即见童容海由广西而回，得其二十余万，顺下浙江。当即分队，李世贤攻打金华、汤溪等处。严州各城攻破之后，又议分兵，我领新招将士及童容海全军下浙江，派李世贤打温、台、处州、宁波等处。我派兵去破绍兴各县，军到处所，俱是自降献城。浦江县有张玉良提战数日，张军即败，侍王收得浦江，即到宁波。斯时九月，军由富阳而破余杭，到盐岭铺，至姑塘屯紮，离城三四里安寨，分军派将，按门攻打。先将浙江外之府县，分军据净。严州有梯王练业坤把守，龙游有宗王李尚扬把守，衢郡清兵未下，金华有李世贤亲军部将周连得，兰溪、汤溪是广东之兵把守。李世贤领军由金华取温州，到处郡皆李世贤取之。至攻打宁波，亦李世贤之将，是戴王黄呈忠，首王范汝曾，前往收得宁波，实是宁波洋兵，通诱我军，离宁城十里屯紮。宁郡洋兵头目到营求宽屯五日，候其将宁城内洋行什物，运出城后，我军方进。戴王不准，至三日将其洋行运净。渠亦愿在外屯军，所食之粮米，皆洋人

以及四民供应。第四日移军入城，洋人带戴王去取石浦厅镇梅县，皆洋人而助舟只，取得两处分军镇守，仍回宁郡。此事说之不尽，在后陆续补清。收绍兴一带，是东王陆顺德领兵收复，萧王亦具所收。收绍兴非是战成，实绍兴守将献城自降，此城高而濠阔，四面皆水，来此进兵者，是单边之路，此城不是自降，不能收复也。收复绍兴，萧山亦是献降。东王陆德顺出示安民，浙省自孤。武康、德清亦是我朝兵把守。孝丰、广德、四安、安吉县县如是。高淳、东坝，我亦有军屯守。溧阳、常州、苏州、嘉兴、石门亦是我兵屯守。湖州虽有赵景贤把守，无兵来救。杭城至海宁州及海盐县虽是清兵把守，我军亦到，海宁州守将张威邦献城而降，海盐县官亦献城自降，杭省孤立。外府县概行收得，又未有救兵，四门被我紧困，外救独有张玉良一军由后朝门水道而来。那时我军已重紮凤山门，离后朝门二三里之远，见张玉良兵到，出军拦紮，绝断杭城，内外不通，城内无粮，民亦无食，军民之心甚乱。那杭郡巡抚王有龄甚得军民之心，甚为坚守。我困城之时，射谕入城，分军民满汉，分别言语，顺言而化，肯降者即可，不肯者不足为要。浙江瑞将军带领满众在我围城七日之前，具本恳我天王准赦满军回国。文由浙江来往二十余日，御批未下，我先破大城，破入大城，四日尚未攻其满城，专候御诏下赦，一面与瑞将军和议云，愿放其全军回家。渠总未信，我奏准天王，御诏降下，准赦满人，渠亦不信。开枪打死我兵三千余人，然后攻其内城，各男女投水死者有之，被获者有之。后瑞将军及都统之死，当即差员在河下寻其尸首，用棺木埋之。其本已信我奏准放回国，不欲加害，我亦赦谕入城，城内军民可悉。我云，尔奉尔主之命镇守杭城，我奉我主之命来取，各扶其主，尔我不得自由。言相成之事，免伤男女大小性命，愿给舟只，尔有金银并行带去，如

无给助资送到镇江而止。满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，此是天命，而非由自成。满待汉人，其情本重，今各扶一君，两不得已。存我之心，而为此事也，被获满州兵将，当即传令诸军，各获有满人落在营中者，不准杀害，私杀者赔命；各愿投营者，即在营中；不愿者准其回国。后有满官大胆者，即到府与我谈及给费回家；为兵胆小者，各自日夜逃去。亦有落在营中者，与营官日久，两家相好。营官自行给费放者亦多。此非我之虚言，杭省军民可悉。满州人众必有知情，即在省候补清官无数，亦给费放回。苏省日前亦是如此。至图杭州之时，每日与王有龄兵战，那时城内无粮，民亦无食，兵将饿倒，不能为战，王有龄亦是无法。外战张玉良、况文榜而已，屡战，不能见效。内攻不果，实实无由。王有龄与其师爷计，及托信与忠王，叫忠王免害杭城军民，师爷回言，大人此信可写，两国交兵，何以称呼？称得不好，重害尔民，称得好，皇上罪尔投他。王有龄闻之，无言可对，捶心而叹，不必写文，杭城不能保守定也，坐在大堂，等忠王入城，视忠王为何等之人，见其人而死。其师爷回言，曰：“此人若来，万不与尔死。”后而无法。我军四面越城，一涌而进，我亲自上城，抢得一骑，单人直冲到王有龄衙内，寻取此人。入屋四寻不见，寻到后花园见其吊死；当令亲兵放下，业已死矣。后抬到大堂，摆与众视是否，叫其部下之人来认不差，后用棺木载之，将其衣帽朝服一应归还，放其棺内，令其部将亲自看守。次日调其部下之员到堂，当众明宣，各肯从军者即从，不从者皆自由便。其亲兵俱是福建人，余军两湖者多，俱而尽赦，各有金银什物，不准兵拦，仍然带去。后将王有龄之尸首，在其亲兵之内，点足五百人，送其棺木，由省动身，给舟十五条，费银三千两，路凭一纸，送其回乡。各扶其主，各有一忠。令其忠志之故，惜看英才义士，故

用此心。生各扶其主，两家为敌死，不与其为仇，此出我之心愿。其中尚有米兴朝、林福两人，外有麟趾一人，亦是杭省布政司之职，到省尚未接任，原任乃是林福祥，亦言被获，我亦不杀，礼而待之。又未锁押，落在书房，与文官闲叙，夜静我与米林谈及世情。后并将林福祥家小儿子一并寻回，交还林福祥，将米兴朝之马匹，亦寻出付交。后米兴朝将马匹送与我部将汪安钧。麟趾乃是满人，次夜逃死，并不追赶。然后过了十余日，林米二人欲去，不愿在营，即备舟只各一条，由杭州到上海，各给银三百两，后两人不敢要，各领百两，临行各具一信，与我辞行，云：“今世不能为友补报，来世不忘”，并云：“尔忠王本是出色，未遇明君，可惜，可惜”等语，辞行而去。此时十一年十一二月之候，雨雪交加，不能行动。苏州河小水浅，下雪水冻，不能舟行，此时在苏省住十日有余，而方启行。斯时将杭省清将应从不从安排定垒，即将省内难民一一安抚在城。饿死者发簿报棺木万有余个，费去棺木钱二万余千。难民无食，即到嘉兴载米万石，载钱二十万千来杭，将此米粮发救穷人。各贫户无本资生，借其本而资其生，不要其利，六个月将本缴还。粮米发救其生，不要其利。两个月之内，将杭省一并周妥。此时十一年末矣，十二月回苏，三十过年。那时收得杭省，而安省被曾九帅之兵克复，合城饿死而失皖城。此是英王之兵在省，被九帅之兵深濠高垒，困之省城，内外不通，英王来救不得。后靠湖边九帅退让几营，此是九帅留其退省生路之思，不意英王陈玉成不退，将石牌近省之民粮运入。九帅见其未退，仍将大兵复紮此湖边，此又困实省城。英王见势不得已，内守将叶芸莱、张朝爵心有惧意，英王心惊，解救未果，后将我部将三人调一人入省助守。此将是我名下，我上湖北，留其保固六合、天长。此二县是我兵把守，故在苏州派来吴定

彩、黄金爱、朱兴隆三将保天、六之备。后安省告急，英王奏调其往。后省城被曾九帅官兵所困，选吴定彩带部军千余人，入省助叶、张守省。后英王同刘玲林计保集贤关，是英王再欲往动大兵来救。那时章王林绍章、辅王杨辅清、堵王黄文金、顾王吴汝孝俱在桐城。有信至集贤关，云奉诏前来助救各省。斯时我正在兴国州，得悉英王如此如此，而悉其省不能保也。英王留下刘玲林、李四福守集贤关之营，连夜由集贤关动身而到桐城，将我部将黄金爱令其把尾。谁知被的铺青草隔黄泥港等处，清军知悉，被多将埋伏，英王全军过尽，黄金爱押尾，伏兵拦杀，死者万余人，将黄金爱困下田筒，水中死者皆我部下之人。黄金爱至晚，带数百人，由水中冲出，多将军兵见其死势甚猛，各皆让路，乃到桐城。后英王又亲自回京，求王发救，那知集贤关被曾中堂发鲍超一军前来，将集贤关刘玲林、李四福之营困打，连打未下。后鲍军将营寨紮好，又作长濠，每日出兵攻打，我营中又无火药炮子，粮米亦无，日夜防战，兵困苦多。后被鲍军攻破，刘玲林、李四福大败，俱是阵死，全军攻破。后英王与辅王、堵王黄文金等再求救安省。斯时九帅又将皖围困，屡战不成，省城边芜湖又被九帅挖塘堤放炮船拦隔。音信难通。那时英王陈玉成、辅王杨辅清、堵王黄文金在外，九帅兵隔于内，城内无粮。后被九帅攻破，叶芸莱逼死于内，张朝爵坐舟逃生，吴定彩入城助守，全军俱没死于大江之中，此城尽没，未漏一人。那时英王在外见省失守，扯兵由石牌而上，黄宿之兵尽退上野鸡河，欲上德安、襄阳一带招兵，不意将兵不肯前去。那时兵不曳将，连夜各扯队由六安而下庐州，回到庐城，尔言我语，各又一心。英王见势如此，主又严责，革其职权，心繁意乱，愿老于庐城，故未他去，坐守庐城，愚忠于国。后多帅发兵来困，被逼不堪，又无粮草，久守不能，

将兵心乱，遂失庐州。逃至寿春，被苗沛霖反心捉获，送解清营而亡。英王死后，其部将悉归我掌，我势不能。后调陈得才到苏省当面订分，令其上去招足人马，限二十四个月回来，解救京城。今许久尚未回来，虽曾经有信，来往甚难，故有今日之误事也。此段说过，再将十一年克浙江之后，十二年回转苏州。那时我上江西去招兵，将苏州、浙江、嘉兴军务民务统交陈坤封执掌。我十二年回到苏省，民已失散，房屋破折，良民流泪来禀。那时陈坤封自愧对我不住，我由杭州回到嘉兴，渠在苏州带队逃上常州，将常州自霸，使钱买作护王，此人是我部将，因其乱苏州百姓，恐我治其罪，故买此王而拒我也。自得浙省以来，英王之队归我之用，黄文金、刘官芳后归我辖。天王见我兵多将众，忌我私心，内有奸臣弄权，封陈坤封为王，分制我势。我部下之将见此，各恨于心。那时主见我部辖百余万众，十分忌我。苏之民又被陈坤封扰攘后，我回省，贴出为民之钱米，用去甚多，各铺户穷家不能度日者，俱给本钱，田家未种，速令开种。我在省时，斯民方安，仍然照旧发米二万余石，发钱十万余千，发此米钱之后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丰足之时，各民愿将此本归还，我并不追问，其自肯还我也。后又将郡县百姓民粮各卡关之税轻收，以酬民苦。后见京中之事，日日变动，屡具本奏。王不从奏，越奏越怒，又逢奸臣弄权，我见屡奏不从，亦有不悦之意，君臣各有私怒之心。越是明奏，天王越更不信，降我之职，暗中密革我权。我手下部将见此不服，未有战心，各筹一路。童容海乃我部将，一片真心，后被谗惑，背我而逃，此是王次兄之乱奏，欲归其辖，暗放谣言。童容海心变者，因此之由也。我十二年在省，住有四月之久，然后有巡抚李公到上海接薛巡抚之任，招集洋兵，与我交兵。李巡抚有上海洋关，税重钱多，故招洋兵与我交战。其发兵来

破我嘉定、青浦，逼我太仓、昆山等县。告急前来，此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间。见势甚大，逼不得已，调选精锐万余人，亲领前去。此洋兵攻城其力甚大，嘉定、青浦到省一百余里，其攻城只要五六时辰定成功也。其炮利害，百发百中，打坏我之城池。洋枪炮连响，一涌而进，是以我救不及，我兵死者万余人，失此二城。该洋兵即到太仓攻打，外有清军前来助战。打入城者洋兵把守城门，凡清朝官兵不准自取一物，大小男女任其带尽。清朝官兵不言，若多言，不计尔官职大小，乱打不饶，我天王不肯用洋兵者为此也。有一千之洋兵，要挟制我万人，何人肯服，故未用他。那时洋兵已至太仓开仗，我亦到来，外有清兵万余众，洋兵三四千人，清兵自松江、四泾、青浦、嘉定、宝山、上海连营一百余座，城城俱有洋兵把守。我到太仓，当与其见仗，两边立阵迎战，自辰至午，胜负未分，两家受伤千余卒。次早又立阵于东门，开兵大战，自辰至巳，力破洋阵，当斩数十，追其下水死者百余人，破清营数座，得大炮洋枪，不计其数。次早行军，即追其尾，困其嘉定城中之洋兵，未得出来。上海来救之洋兵，是广东调来，由南翔而来。当与迎战，两阵并交，连战三日，俱是和战，两家伤二三千人。当即飞调听王陈炳文，带万余众到，再与交锋，洋兵败，其救嘉定未得，被我追杀大半。又得嘉定城派官把守，即下青浦，又将青浦洋兵围困。外又有松江洋兵用火舟而来，我早驾火炮等他，第一炮正中其舟，火舟烧起，其救青浦洋兵自行退去，下水而亡数百。下路地方，动多皆水，实实难行，有紧急之事，错步性命难全，是以洋兵惊退，下水即亡，此之由也。收得青浦，顺攻四境之营十余个。下到松江，以及太仓大小营寨一百卅余个，概行攻破，松江城外之营，亦已攻关，独松江一城，是洋兵所守。次日又有上海来救之洋兵，用舟装洋药洋炮十余条而来，

经我兵出阵迎战，洋兵败我胜，将其火药洋炮洋枪为我所抢。那时洋兵并不敢与我见仗，战则即败。将松江困紧，正当成功之时，曾帅之军已由上而下，破我芜湖、巢县、无为、运漕、东西梁山、太平关一带，和州亦然，有如破竹之势，直至金陵，逼近京都。那时天王一日三道，差官奉诏到松江追我，诏甚严，不得已将松江兵退回。转苏州与众将从长计议，万难周全。知曾帅之兵，由上而下，利在水军，我劳彼逸，水道难争，其军常胜，其势甚雄，不欲与战，我想将各省府财物米粮、火药炮火俱解回京，待廿四个月之后，再与交战，其兵必无斗战之心。知曾帅大兵来势甚猛，故我不打。正当议定应欲举行，天王又差官捧诏来催，诏云：“三诏追救京城，何不启队发行？尔意欲何为？尔身受重任，而知朕法否？若不遵诏，国法难容。”诏逼如此，不得不行，是以调抽兵马，起队前来，苏杭之事，概交各将任之，连母亲以及家眷，概交与主为信，表我愚忠。自奉严诏，不能再辞之后，计议抽调各处将兵，择日起马。主逼甚严，我亦无心在世，不过见母六十余岁，育我至大，是以委婉就之。见势如此，亦知不能久图，主不修德，尽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对天。后将苏杭军务概交各将管理，然后连我母亲以及家眷一并回京，交主为质。因其降诏，命其亲使捧诏而来，云我有自图之意，朝臣劝我，不得不从。八月中旬，由苏省动身，过溧阳到东坝齐兵，直下溧水，向秣陵关而来雨花台，一由板桥善桥而来围攻九帅营寨。困攻四十余日，连攻未下，九帅节节严营，濠濠垒坚，木桥叠叠层层，亦是用兵之利，营规分明，是以连攻数十日，未能成效。且我军未带冬衣，九、十月正逢天冷，兵又无粮，未能成事者，此也。自攻未下，我主严责革爵，调我当殿明责，即饬我进兵北行，不得不冒雪而往。自过江北之后，大江两隔不通，苏杭之将兵，任其自行调用，

部将不得不从，手下各将在王次兄洪仁达乱为。我在江北幸得两浦为通，江北之道顺由和州而行，此是先年先发部将而去，我是后来，由含山、和州、巢县而来。此处百姓被劫为难，当令属员汪宏建带银两买米、买谷种分救难民。兵由巢县进发，到石涧埠，遇中堂发来人马，安紮营垒十余个，当即排阵迎战。彼不出军，专守为稳，以逸待劳，攻数日未下。天连降大雨，我兵困苦，病者甚多，一夜至天明，各馆病倒数千。见势为难，攻又不下，战又不成，思无法处，清军又不出战，总以严守为强，后路救兵又至，我军病者又多，无兵可用。后扯兵由庐江而上舒城，到六安州，在庐江与清军见阵。两下交锋，清军败而又胜，追到城边，斯城严闭。次日行兵赶到六安，正逢青黄不接，那时想去会陈得才之军，此地无粮，不能速去，不得不由寿春边近而回。此地正无粮，被苗沛霖之兵久害，民苦万分，我兵又未得食，饿死者多，食不充饥，如何为力。转到天长等处，正逢九帅破雨花台。巢县是洪春元镇守，被中堂派鲍超军一路攻破，败到和州，军民四乱，雨花台又失，京内惊慌。那时天王差官捧诏召我回京，当即分军四转。此时正逢大江水涨，路道被水冲崩，行走和州又败，江浦失守，我兵纷乱，此数处军兵死二万余人。后将舟只渡江官战兵马，正过河，尚有老少以及不肯上舟马匹，落在江边。此九洲又被水没，我兵无栖身之所，有米无柴煮食，饿死甚多。正逢杨帅、彭帅水军前来攻打，下关又被水师攻去，九洲余有未过来之兵，亡者甚多。自此回来，九帅克我雨花台，营垒紮坚，不能再复。兵又无粮，紮脚不住，自散下苏州、浙江，此举前后失去士十数万人。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。苏杭之误事，洋兵作怪，领李抚台之银，攻我城池，洋兵见银打仗亡命，李抚台见我未在省城，是以顺势攻之。若我不来天京，不过江北，不能得我城池也。

我本不欲来京过北，后奏主云：“京城不能保守，曾帅兵困甚严，濠深垒固，内少粮草，外救不来，让城别走。”那时天王大怒，严责难当，不得已跪上，复行再奏：“若不依从，合城性命，定不能保。曾帅得雨花台，绝南城之道，门口不能行走，得江东桥，绝西门不能出入，得七公元桥，在东门外安寨，深作长濠，下关严屯重兵，粮道已绝，京中人心不固，俱是朝官，文者、老者、少者、妇女者甚多，费粮费饷者多，若不依臣所奏，灭绝定矣。”奏完，天王又严责云：“朕奉上帝圣旨、天兄耶苏圣旨下凡，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，何惧之有？不用尔奏，政事不由尔理，尔欲出外去，欲在京，任由于尔。朕铁桶江山，尔不扶，有人扶。尔说无兵，朕之天兵，多过于水，何惧曾妖者乎？尔怕死，便是会死，政事不与尔相干。王次兄勇王执掌，幼西王出令，有不遵西王令者，合朝诛之。”严责如此。那时我在殿前，求天王将刀杀我，免我日后受刑，为主臣子，未间半刻，今将国事后奏，主责如斯，愿死在殿前，尽心酬尔。如此后奏，主万不从，含泪而出朝门，满朝众臣前来善劝。次日天王自知其过，赐下龙袍，以安我心。自此之后，住京一月有余，十四年新政欲出京去。那时王怕我出京，城内人心不稳，朝臣苦留，阖朝弟妹闻我出京，合城男女泪涌呼留，我心自愿，故未敢行。我今之祸，因主不从我奏，一味蛮为，常称有天所定，不必尔算。遵朕旨过北，接陈得才之军，征平北岸。后奏言闻，后奏不入，实奸臣惑主，忌我之势，密中暗折我兵，然后失去苏州各县也。浙省金华、龙游等处，俱被左抚台全军制战宁波府。前是洋人诱引而得，后清将用银惹动洋兵心，攻我宁城。洋兵炮火利害，百发百中，攻打城墙，我军不能立脚，是以退守余姚，嵊县陆续亦退。洋兵攻破宁城，得赏银之后，又领赏银，来打绍兴。攻此两处，洋兵得银甚多，不然，亦不

能攻我城池也。自此之后，金华、龙游、严郡、温台等处，陆续退守，兵屯富阳。左抚台全军发下，逼到富阳，与我军连敌数月。后请洋兵由水路而来，用炮攻崩富阳城池，连战数十仗，洋兵败，再添洋兵来战，左抚台亦出队交争，是以富阳之失，绍兴之失，萧山之失，伤兵甚多，兵退到余杭屯营落寨，左抚台之兵亦到。两下交争，日日连战，我力据余杭，以坚杭州之防。那时洋兵攻了富阳，得银之后，仍回宁郡。左抚台之兵，分水旱而下杭州，一紮余杭，一紮九龙山，到凤山门雷峰塔西湖为止，连至余杭八十余里。此地山多水多，紮一营而十营之坚稳也，自连八十余里，共营百余座。我军自西湖至余杭州，止有营十余座，俱是以水为坚，困守而已，两不开仗。浙江城是听王陈炳文为帅，余杭是汪洋海为帅，浙江之稳数月者，利水利之坚。后苏兵带洋兵攻打乍浦、平湖、嘉善，三处失守。苏州太仓、昆山、吴江等处，俱被李抚台打破。那时九帅破雨花台，京城惊乱，主不准我下苏杭。奏三四回，亦是不从。自此之后，印子山营，又被九帅攻破，主更不准我行。苏杭各将告急，日日飞文前来，不得已又启奏我主。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，方准我行，后不得已，将合家首饰，以及银两交十万。我主限我下苏杭四十日回头，银不足交，过期不回者，依国法而行。我见下路势急，亦愿遵从，总想得出京门，再行别计。去未久，高桥门又被九帅攻破。那时高桥门之败，辅王杨辅清逃回东坝，侍王李世贤亦转回溧阳。那时我在苏州，与洋兵开仗，连战数日，胜负未分，两不能进。后亲引军由阊门到马塘桥，欲由外制，暂保省城。将兵屯紮马塘桥，意欲回京奏谏，请主他行，不守京都，独自思议，尚未举行。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，是我手下爱将，留守苏州。内有纳王郅永宽、康王汪安钧、宁王周文嘉、天将张大洲、汪花班，这班反臣不义。郅永

宽等，亦是我手下之将，自小从我，教练长大，至今做到王位，与谭绍光两人，是我左右之手。这班之人，久悉其投大清之意，虽悉其所为，我亦不罪。闲时与郜永宽、汪花班、周文嘉、汪安钧、张大洲、汪有为、范起发等，谈及我主上蒙尘，其势不久。尔是两湖之人，此事由尔便，尔我不必相害，现今之势，我亦不能留尔。若有他心，我乃国中有名之将，有何人敢包我投乎。各回言曰：“忠王宽心，我等万不能负义，自幼蒙带至今，谁敢有他心，如有他心，不与忠王共苦数年。”我为渠长，渠为我下，不敢明言，我观其行动，知其有他心，故而明言。我见势如斯，不严其法，久知死期近矣。因我粤人，无门可投。该将等在我部下，久有战功，我威名者皆渠等之力，实是心腹之谈也。不意该将等与慕王谭绍光二人，少年结怨，后果变心，将慕王杀死，投与李抚台。献城未及三日，被李抚台杀害，是以至今为头子，不敢投者，因此之由。失去苏省，那时正在马塘桥，闻失省之后，我即上常州到丹阳屯紮。后无锡又失，那时兵乱民慌，寻思无计，暂紮丹阳。那时我家弟李世贤，兵屯溧阳，劝我前去别作他谋，不准我回京，我不肯从，渠欲出兵前来，逼我前去，不欲我回京。后见势不得已，见我母亲在京，难忘难舍，故而轻骑连夜赶回京，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。到京次日，上殿启奏，因阖城男女之留，不能他去。苏省独有丹阳、常州、金坛、溧阳、宜兴而已。今年常州亦被李抚台打开，杀死合城军兵。常州破后，丹阳一退，浙江嘉兴，前后失守。独有湖州、西安、广德未退。浙江，丹阳、金坛、宜兴、溧阳各兵无处可逃，我又被困京内，各将各王，无法可施，是以上江西而去。江西领兵之将，家弟李世贤倡首，此等之兵，俱以我浙江部下之众，紮逼而行。计开上江西各将名目，李世贤、刘朝钧、汪洋海、陈炳文、陆顺德、朱兴隆、李恺顺、谭应之、

陈承奇、李容发领兵前去，已在江西。此事不说，再陈京中坏政败亡之故。自此之下，国业将亡，天王万不由人说。我自在天王殿下与主面辨一切国事之后，天王深为疑忌，京中政事，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理。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，概是洪姓发人巡查管掌。我在京并未任阖城之事。主任我专，政不能坏。我在京实因我母之念。见国中之事如斯，外城概失，日变多端，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，深居宫内，永不出宫，后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，凡具奏言，天王言天说地，并不以国为事。朝中政事，并未提托一人，人人各理一军。我久日在外带兵，部将多有在外，在京者仅有出师外出各家眷人等。每馆有十人，或七八人，见我在京各面聚至，合作一队，计有千余人。十三年十一月，我由外入京，亦有随身之将数十员。那时专作守城之事，某处要紧，即命我守京城。惟富豪及兵有食，穷家男妇，俱向我求。我亦无法，主又不问此事，奏主云：“合城无食，男妇死者甚众，恳求降旨，应何筹谋，以安众心。”我主降诏云：“合城俱食甜露，可以养生。”甜露何能养世间之人乎？甜露即地生各物，任人食之，此物天王叫做甘露也。我等朝臣奏云：“此物不能食。”天王云：“做好朕先食之。”所言如此，众又无法不取其食。天王在宫中润地，自将百草之类，制作一团，送出宫来，要合京依行毋违，降诏飭众遵行，各家备食。天王亦早知有今日粮少之难，京城不固，久悉其心，因自好高，不揣前后。入南京之时，称号黄都，自己不肯矢志，靠实于天，不肯信人，万事俱是有天。先二三年之间，早经出令，各多备甜露，每家要呈缴十担，收入仓中，亦有遵旨送缴者，亦有不从者。天王久在宫中，俱食此物，我主如此，我真无法。城中穷家男女数万余人，缠我救命，度日图生，我竟无法。先十三年七月八日间，我有银米，以救其生，开造册者，有七万余。穷

苦人家，各发洋钱廿元，米二担，俱到保偃领取，有力之人，即去保偃领米，无力之家，领银作些小买卖救急。去年十二月，又不能了，我亦苦穷，无银无米。苏杭又去，京城困紧，力不能持，奏主不肯退城，实而无法。我有银米，那时广救军民，自丹阳至三垒河、龙都湖、熟西溪等处之民，被陈坤封洪春元害死之后，我将银米，命员抚之。斯时王次兄，以及洪姓，见我慈爱军民，恐我有图害国之心，说我忠而变奸，不念我等勤劳，反说我奸。我本铁胆忠心对主，因何信佞臣而言我奸，是以隳心而藏京内，又逼气而陪其亡。我将兵数十万，在外任我所为，而何受此难者乎？我到京，合城欢乐，知我出京，俱各流涕。我在京，洪姓不敢逼人，不敢十分强欺城中百姓，又不敢欺逼军兵。我不在京城，渠满城逢屋查过，有米银等物，任其取用，不敢与争，日日按户查寻，男女不得安然。去年天王改政，要令内外大小军营将相，民间亦然，凡出示以及印文内，俱要天父、天兄、天王字样，不遵者五马分尸，军称天军，民称天民，国称天国，营称天营，兵称御林兵。那时人人遵称，独我与李世贤不服，李世贤现今亦未肯称者也。天王见李世贤不写此等字样，即行革职，现今李世贤职，尚未复回。天王号为天父、天兄、天王之国，此是天王之计。天上有此事，瞒及世人，天王之事，俱是那天话责人，我等为其臣，不敢与驳，任其称也。那天朝、天军、天官、天将、天兵等，皆算渠一人之兵，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，称为我队我兵者，责曰：“尔有奸心”，恐人之占其国，此实言也。何人敢称我兵者，五马分尸。又改各王之号，此是天王失算。前封东西南北翼各王，自杀东北之后，永不封王。今封王者，其为洪仁玕，九年之间，来京格外欢喜，到京未半月，封为军师，号为干王，降诏天下，要人悉归其制，封过后未见一谋。天王见各旧功臣，久扶

其国心中不忿，天王见势不同。自翼王他去，保国者陈玉成与我为首，那时英王名显，我名未成，日日勤劳，帮为运算，凡事不离。天王见封其弟两月之久，一事无谋，已知愧过，难封功臣，故先封陈玉成为英王。后见我日有战功，对我不住。那时正在浦口镇守，李昭寿与我有旧情，见天王封陈玉成为王，旁观不忍，行文劝我投降。来文到案，此时正逢天王侍卫七八人来浦口查看军营。谁知李昭寿之文未到，先有谣言，传到京中，天王差侍卫一探军营，二探我有何动静。那知李昭寿胆大，特命其亲使送文前来，此使旧日在我身边为护旗。后李昭寿投入大清，渠即随去，令其带文前来，被把卡捉住，解送到案。其使云：“尔不必捉我，我专到李老大人处。”把卡士卒送到衙门，合营人众视之，在其身上，拾得文书一件，拿来观时，那侍卫同在其场。后侍卫回京，合京人人知我有变，知我同李昭寿旧好，封王不到，谓我定有他变。那时我母亦在浦口，家室亦防我有变。后将中关舟只尽封，不准我兵来往。那时有人奏到天王耳中，一二十日，未见动静，天下降诏，封我为万古忠义，亲自用黄缎子书大字四个，称“万古忠义”四字，并赐绸缎前来，封我为忠王。我为忠王者，实李昭寿来文之诱，而乐以封之，防我有他心。自此之后，日封日多，因封这有功之人，又恐前有劳之人不服，故而不问何人，尽乱封之。有人保者，有些有银钱者，俱准司任保官之部，得私保之，无功偷闲之人，亦各封王。外带兵之将，日夜勤劳，观之怨忿，不肯出力战守，各不争雄。有才能而主不用，庸愚而作国之栋梁。主见失算，封出许多之王，有如箭发难收，又无法解。后以封王俱为列王者，因此之由来也。后列王封多，又无可改，王加头上三点，以为C 1 0字之封。人心更不服，多有他图，人心由此两举而散多也。天王从前保将封官，择有才而用，我同陈玉

成二人，是主之所受而改如我等之名。陈玉成在家书名是不成，天王见其忠勇，改做玉成，我在家书名，号为明文，天王用我，自封忠王之时，改我号为李秀成。天王从前择人而用，后来自乱。九帅之兵严困，内外不通，无粮养众，京内穷家男妇，叠在前求救，国库无存银米，国事未经我手。后见许多凄苦，我实无法，不得已将自己家存之谷米，发救城内穷人。自辖之兵，又不均匀，再不得已将母亲及妇女首饰金银，变给军资家内无存金银者，因此之由也。自发此谷米，亦不济事。后将此穷苦不能全生情节启奏，求放穷人之生命。主不依从，仍然严责，不理国体，谓：“谁敢放朕之弟妹外游。各遵朕旨，多备甜露，可食饱长生。不由尔奏。”无计与辩，然后出朝。主有怒色，我亦不乐问城内男女饿饥，日日哭求我救，不可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，准出城外逃生。我在城内，得悉九帅在外，设有救难民局，正合我意。去年至今各门放出，足有十三四万人之数。不意巡各门要隘，是洪姓用广东之人，将出城男妇所带金银取净，害此穷人。我闻甚怒，亲往视之，果有此事，当杀数人，然后各出城门而可暂安。自此之后，国出孽障，多有奇奇怪怪，主信闲言，不修政事，城内贼盗蜂起，逢夜城内炮声不绝，抢劫杀人，全家杀尽，抢去家内钱财，国竟出此不祥。去年十一月之间，九帅攻到南门城墙，此时城内之兵，尚可足食，且各力全，又有城河之隔，九帅之兵不能涌进者，此之由也。自此之后，京事日变，城外九帅之兵，日日逼紧，城内格外惊慌，守营守城，无人可靠。是城外文书，有人拾到，不报天王，私开敌人之文者，抄斩全家。自九帅兵近城边，天王即早降严诏，阖城不敢违逆。若不遵天王旨命，私开敌人之文，通奸引诱，有人报信者，官封王位，知情不报，与奸同罪。命王次兄拿获椿砂剥皮，何人不畏死乎？后松王陈得风通于东门外萧军

门，慰王朱兆英二人通来九帅这边，斯时之事，朱兆英、陈得风并未与我明言。后其事泄漏，被王长兄洪仁发镇拿松王陈得风。松王与我相好，渠有母七十余岁，前来求我，当即出计保之，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两。后陈得风得投清朝这边，然倘事作不成，其命尚不能保，此有心献门投降者之由来也。此事未久，我有妻舅宋永祺来九帅营下，同九帅部下师爷谈及，劝我来降等语，渠有兄弟，我知其姓名，现在中堂辖下带水晶顶子，可以保我。宋永祺所云，此人我未见过，故未敢言，此人闻在泰州，未知真假。至宋永祺，由九帅之营回转京内，来往十日有余，与郭老四同事。郭老四，南京人，宋永祺与我谈及，云有此事，未见九帅之文。渠云不过与九帅师爷谈及，未有实情等语。此人好饮酒，是夜与我谈及，次日与朋友饮酒太多，与人多语，即与陈得风谈及，云与忠王所言如此如此。陈得风半信半疑，彼即行文前来问我，有此事否。此日在我府会议粮务，补王莫仕葵、章王林绍璋、顺王李春发、王长兄长子洪和元、干王长子洪葵元，在我府会议，正逢松王陈得风遽到此文，本城文到，何人防有私乎？莫仕葵顺手将此文扯开一看，见此情由，各人并涌来视，内言问忠王真有此言否，此时莫仕葵在此，问我曰：“尔谓宋永祺到场，我问来情，我为天王刑部，今有此事定要讯问，不然我便先行启奏。尔做忠王，恐有不便。”等情后不得已，宋永祺又不能逃，莫仕葵发动人马，在我府等候。此夜宋永祺正到我府，与我家弟叙及此事，莫仕葵将拿获，后又将郭老四并获。此时惹出大事，合城惊乱，我平日幸得军民之心，不然，误我全家久矣。朝臣共有忌意，不欲救我之罪，后将宋永祺押入囚内，欲正其法，我与其亲戚之情，不能舍绝，将银用与莫仕葵，而后宽刑，不治其罪，奏旨轻办。此事连及我身，幸合朝人人与我厚情，不然，全家性命早亡。自此之后，

时时有人防备，恐我有变心。此时大约四月将尾，我在东门城上，见九帅之兵，处处地道近城。天王焦急，日日烦躁，即于四月廿七日，服毒而亡。天王既死，九帅兵逼甚严，天王长子洪福瑱登基，以安閭城人心。九帅沿城开垆，自东门至北门，一路开垆甚多，不能处处防也，神策门连被放到两回，实难防备。主又幼小，提政无决断之才。九帅之兵，每日逼近城边，合城文武，无计可施。至六月十五日早，见势甚急，知曾帅立破我城，即抽点先锋，连夜出城，攻九帅寨。攻打未成，知城不能保，我军日夜因未得歇息，天明各已去馆子了。被曾帅在紫金山高处望见城内之人，纷纷归队。是日午后，曾帅用火药攻倒金陵，由紫金山龙颈而破，我军不能为敌。此时九帅大兵即四面爬城而入，中关以外，各处军营，见京已失，降亦有之，逃亦有之，死亦有之，此时死伤不计其数。破城之时，个个向我流涕，我由太平门败转，直到朝门。幼主及天王两个小子并到问计，我亦无法，独带幼主一人。幼主无好马，将我战马交与骑坐，我另骑不力之马。直到我家，辞我母亲胞弟与侄，合室流涕，辞毕，带主而上清凉山躲避。斯时尚有数千余人，文武将官，天王护住而往，数满蒙尘，损国失邦，我受过其恩，不得不忠天王这点骨血，是尽我愚忠。是日将夜，寻思无计，欲行出北门，奈九帅之军重屯，随行之文武将兵，自乱如麻，合众流涕，无法可处。又冲水西门小南门，均有九帅兵把守于外。不得已三更之后，舍死领头冲锋，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。君臣数百人，舍命冲出关外，冲出城之后，所过营寨，叠叠层层，濠深垒固。幼主出到城外，九帅营中，营营炮发，处处喊声不绝，我与幼主两下分离。九帅之兵，马步追赶，此时虽出，生死未知。十六岁幼童，自幼至长，并未骑过马，又未受过惊慌，九帅四方兵进，定然被杀矣。若九帅马步

在路中杀死，亦未悉其是幼主，一个小童，何人知也。自出城与幼主分别，我马不能行走，此骑在城交战一日，又不是战马，力又不足，又未得食，人马未得饱食，走到天明，人人俱散，马不能行。那时无法，是以逃上荒山暂避，人未得食，肚中又饥，万不能行。我战马幼主骑去，现今生死未知，我若仍骑战马，我亦他逃矣。逃在荒山顶破庙内，荒山脚之民，悉京城失破，必有人避在此山。贫民各欲发财，我命皆绝，身上带有宝物，用绉纱带捆带在身。不知此日心迷，到破庙停息，遂将珍珠宝物吊在树下。我欲宽身乘凉，不意民家寻到，我二三人惊乱而逃，忘记取拾此物。百姓追我，问身有钱交过与我，我不要你性命。我那时忙逃，亦不能行，但百姓追近见我，知我是忠王，各齐跪下，俱各流涕，追我下山脚，随步而行，仍回荒山顶上。我见百姓如此，有救我之心，自愿回破庙处所，将此珍珠宝物以酬其情。不意此民追我上前而去，在后又有民众来此庙中，将我之宝物拾去。我同此民回来，不见此物。众百姓劝我剃发，我亦不愿，渠云不肯剃头，不能送尔。百姓又见苦求，我对百姓言曰：“我为大臣，国破主亡，若不能出，被获解送大清帅营，我亦不能复活，若果有命，能逃出去，亦难对我军，不肯剃也。”后帮百姓，藏我在家，那帮百姓，得我宝物，民皆见利而争，带我这帮百姓，去问那帮百姓，两欲分用。那帮百姓云：“此物天朝大头目方有，问尔我分此物，尔必获此头目。”两家并争，因此我藏不住，遂被曾帅追兵拿获，解送前来，令禁囚笼。蒙九帅恩给饭食，中堂驾由皖来，当承讯问，我心悔已迟，是以将国中一切供呈。我为姓洪之将，外众将兵俱是我辖，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，而酬高厚，以对大清皇上，以赎旧日之罪。在我主在邦，我为此事，是我不忠，今主死国亡，我兵数十万众在外，我不能卫天国，又听我

兵害民，皆我之罪也。若我有此本事，收降我之部将，再有反复变心，仍正国法，如办不成，亦正国法。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，仍镇在禁，容我写信劝去。我在皖省居中，好办两岸之事，请示中堂，意下如何。

扪虱谈虎客曰，据曾文正批跋云：“以上皆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所写。自六月廿七日至七月初六日，每日约写七千字，其别字、改字，其谀颂楚军者删之，闲言重复者删之。其宛转求生乞贷一命，请招降江西、湖北各贼以赎罪，言招降事宜有十要，言洪逆败亡有十误者，亦均删之。其余虽文理不通，事实不符，概不删改。以存其真”云云。据此则秀成原供，当有七八万言，此所存者，不过三之一耳。以洪氏割据十余年，其称尊之久，与唐末五代诸朝不相上下，而略地之广尚过之。而彼中记载，无一纸可征，后此史家所凭藉者，仅官军一面之词耳。然则，此供状虽不完不备，亦岂非研究史料者非常瑰宝耶！以原文之惘朴若彼，度其经点窜涂改者尚少。吾侪读此，一可以见秀成之义侠若何，智勇若何。其用兵之才与治民之才皆足以兼破坏、建设两者之长，比诸曾胡毫无愧色，使更加以学问，真卓然为十九世纪中代表中国之一人物。二可以见秀成之器度。其不杀降将，礼葬敌帅，事事暗合于国际法，皓乎有古名将、古大臣之风，其视李文忠之诱杀苏州八酋，其人格之相去，殆不可以道里计。三可以见洪氏之败亡，实由于自败自亡。使以秀成处秀全之地位者，则曾胡未出以前，大局平定，抑虽有曾胡，正恐犹非其敌，而曾洪之成败，匪曰：“天命”全由人事也。四可以见秀成之患，在不学无术，且为中国陈腐之学说所误。苟其知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”之大义，则其末路不至如是，苟其有“如其不才君可自取”之心，则其末路更不至如是，而惜乎秀成之不悟也。忠王之所以为忠者在此，忠王之

所以为愚忠者亦在此。五可以见草泽揭竿，徒有野心，而无高尚之目的也，万不足以成事。如彼洪氏之专恣，杨氏、韦氏之相屠，苗沛霖之卖陈玉成，苏州八酋之卖谭绍光，皆盗贼革命所必不能免之现象，而后有起者，于此事不可不慎。六可以见当时洪氏之不肯借外兵，虽为彼致败之一原因，但其于中国全局之前途，尚稍有所裨益。使彼而亦如曾李之术，各借一国以为外援，则无论孰败孰成而波兰瓜分之惨剧或将演于四十年以前，今日必更有痛心疾首、于作俑之无后者。洪氏于正略虽失计，其于中国国体保全尚多也。凡此皆鄙人读忠王供状所起之感情也。呜呼！成败论人，古今同概，若忠王者为名誉之战败，卒以身殉其国，虽罹极刑，犹凉凉然为此时代中国历史之光焉。后有良史，吾知其公论之不混也。乃若洪杨则直国之妖孽而已，共事非人，赍恨千古。惜哉！